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五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三）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三）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尤責如此太深如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横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驟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畜浹洽油然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

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即時習而說
之注釋也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
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
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
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
之則在已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
反而懼於傳之或差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
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
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
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
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
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
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
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
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
而無仲已之意廼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
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
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
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
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
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立山之善然此
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
中者此句未安蓋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
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
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
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
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如
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
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
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
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
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盛也謂古今

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
新此亦善言天者
李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
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
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
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
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
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
闕略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
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
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
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
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
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
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為此
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

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
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為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
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
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荅宰我之問正說此理
甚詳雜書云魂入陽神也魄入陰神也亦可取
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
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

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使過分
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
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
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
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
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
常在使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
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淡翁

覺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漑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

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集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廼脩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校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此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校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恐應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其豈敢輒爲他說寔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

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其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亡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幹旅改移其始止於隱惡

誠也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
固不可以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
不可以行之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
知所以[illegible]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
遲進浸漬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
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法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
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
且服此藥使自習次開闔黑白分明若平之張
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

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耶正
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矣又
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
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昳之
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
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
來教又云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

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盡察庶幾可以事天地
明矣事如祉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
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舊說尤親切盡親親長長貴貴尊
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
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
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
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
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

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
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
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
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
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
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
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而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
之者已死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

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遊魂玩
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
於地恐指形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
聰明爲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
魂不離魄（魂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
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
也

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
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
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
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
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爲物蓋
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
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
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
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即論非內
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
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

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
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
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氏）鄭
（相合之言味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
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
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 要皆當一 剖析又
不敢太成束縛先生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
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
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脈通貫不必
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
爲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
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
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
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
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
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看易亦當遵用程
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

寸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
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
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
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
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
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
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
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
此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
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病身心彼此實

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
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
蕩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
功夫刋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
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
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解仁推原
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
然故亦同而言以言說人實有諸如以直爲人之根皆有所爲也曰鮮矣仁

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
謂之全無也
有所為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
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
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
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
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
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
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

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為莊周之類皆
由傳之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此說甚
然恐亦未上氣質謂之論習之性盡未可也性曾子謹其所傳故
至今無弊然彼以其當之言操使者出大門
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脈貫通皆似
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為難也然謂後則
如釋氏以為傳法之猶蓋在於所未嘗習其動止之則不能無欠缺時習之功有未矣
至論傳於後世不有害
所論甚善未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
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

夫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爲要耳如所與龍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人斷日幾數之時未有此意他以此名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極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算後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禀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算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

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卽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卽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禀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

多少分數耳云云自也色孙味之類皆身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究於體
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
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
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
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不得作失近因相
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貸之則
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害之之意常感於中
此病不已入因果比娘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
者欲出雖未睹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
無有也雖曰以理知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
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
為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
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
耶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若實見
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
平易分明處別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
生別樣怪異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釣而
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

崔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
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
講論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
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
有指似難以未該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
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
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
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耶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
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
之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魂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魂氣歸于天體魄
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魂聚而不散者
為魄魄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
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魂者專指聚而復
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
願詳賜批誨

氣陽而魄陰故魂升謚曰魂上而魄亡無言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云林少頴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似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此道理便要鶻突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悪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耶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耶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絶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觀於此句者每有我底意思

上蔡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只論辨之言至於文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爲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

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學皆爲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因知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旣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蓋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門說貫則

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質所出又曰鄭以文之
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
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泝而下之
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
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為幻
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
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
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
人之心恐不如是若子之意則知其意味甚深然者猶未分明
以若覆數耶與張湯陽曾事相對觀之可見雖
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
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或雖平日知
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
之理當如此以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
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吾曰不以

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好但文義似乎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
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
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
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
是其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

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
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
程子答心有主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
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
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
亦無不在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
月至焉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

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悌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

不以事親從兄為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為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卻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為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為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若無異義也

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為

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頗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慍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為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慍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悌為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

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
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
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爲仁自孝悌始之
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
知仁其弊蓋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
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悌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
論守身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
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
然後爲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葢爲人也孝悌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
之心況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
悌之爲順德而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
著察則爲仁之道油然周溥充大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
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
之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
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

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
甚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
何也詳考程子辭意蓋直指僞飾之爲非仁
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從有所未
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
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僞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
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
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
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
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
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
孰長
入孝出悌謹行信言泛愛親仁蓋爲弟爲子
日用出入之實職脩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
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

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
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
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悌以及乎親仁
成己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
輕而說得入孝出悌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
非本旨意
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己然博學於文以明義
理之歸亦爲己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
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
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
同道猶道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
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
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
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道其國者不
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王事然先後相
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
此蓋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又謂仁是
性也孝悌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
從克己入程子論季路顏淵言志一段可見
蓋喜怒好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
得氣脉通貫本末透徹每嘗於至親上尚有
物我夔多況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
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
輩謂公近仁變爲仁而嘗論所謂己欲立達
而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
射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反求諸己
如此之類皆足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己私

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
善之先名仁識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而孝悌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
夫則孝悌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
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
也
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
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

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答吕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盖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鬭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别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吕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辨毫釐之説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爲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經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别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吕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説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加工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静之賢聞之盖久然似聞有脱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吕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説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静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説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
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
所疑者之不繆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
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
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
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
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
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
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
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

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
既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
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
之不可又為他說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
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
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
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

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
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
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
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
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
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諭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
書所為作也但摘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
仲之諭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

子之意蓋欲主張名教而以為夫子許其不死
却不如以為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
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
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
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之言垂訓與
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
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却
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言然

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無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為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

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獨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為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耶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

書云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釋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抵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為本原根抵者果何在耶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

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由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得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

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眞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

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纖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

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并卷末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發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所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

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善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本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

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

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

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吹歔前此蓋已作書箴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歛就繩墨若能相信矣焉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

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説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彖先昰身之説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它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説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社撰杜旁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

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柰何但當脩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説之略成書而可得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吕子約

熹再叨祠禄遂爲希夷法眷皆恭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閱深以爲撓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而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鄙意未合處具之别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賴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兒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和之令録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

伯假之以不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説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脫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説霸然終是

慤實謹厚是這一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
等人也而発之說令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
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
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
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
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
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
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爲利貞之象亦不可
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爲
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

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其如顢頇
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
以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
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
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
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令欲改性之德
愛之本六字爲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
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
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
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

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
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
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
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
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
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
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
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
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
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

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
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
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
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
甚巧然却走了孝悌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
則只畢舉兩字亦得不必云孝悌矣此蓋本因
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
又怕惹着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彊似不必如此
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求知焉得仁文義句
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

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發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爲明白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

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革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旣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旣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户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

哉也漢唐本體々々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
長久如此言之則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
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正理未嘗一日
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援
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似是便須救拔得他
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
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已
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說
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張書去幸一觀此尤可
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

恐所謂抵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
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
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
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
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
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
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
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
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
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

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說
得了今承所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
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
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
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
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
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
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
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
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

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
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
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横渠先生言觀書有
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
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
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
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
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効如此
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
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

道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覺者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

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趣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吕子約 丁未五月十三日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學之功交相為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皡皐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

孤亡隨為證甚嘗論之以為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

答吕子約 丁未七月三日

示諭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覺得此般偏旁它搭議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輙爾獻疑而今雖承誨諭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耶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譚録論劉裕與宇畫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耶

答吕子約 九月十三日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

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以
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喩及却納去
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理穿
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
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
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
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
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
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摸條轍因風幸示一
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

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
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
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
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
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
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被

此極論底幾或有判决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
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
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
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
處也

答呂子約

示喩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
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飡長啜貪多務速
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
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

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
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
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
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
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
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
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
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

不會底入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
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
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
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
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
何暇為渠分疎且採取自家自今見處是要切
事若舍却自己又採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
得了矣前日借得荊公日錄閑看其論某人但
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
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

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著
緊說出許多道理來塡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
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
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
處未免多著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
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
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
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
而在疎遠為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
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

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
便要雕鐫拼洗子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
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
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
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族人祭禮都無一字豈
脫漏耶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
多便欲送書坊鋟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
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傳之命此亦可
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人恐釋奠祭器等文
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

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
台州又有一師郎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
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
此却好一貟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
十郛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
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
如偏執闊疎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
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為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
不生材於今日耶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甯
藏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

尋細商量甚根前此匆匆不能盡款也其有尋處却是箇緊而不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況靜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呂必已之官同父爲況如何頗亦謙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箴之此却是箇改過遷善底持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爲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槩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孟只說箇先[illegible]

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

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
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
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
不勉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
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
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
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
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

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
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
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
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
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
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
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
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
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

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
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
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
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
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
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
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
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有驗一作有驗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
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問性
其覩纔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
欲求之則不放矣其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
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
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縝密便是用功處未
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
廣狹淺深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賓
安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
省察漫精省察漫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
非放者今猶覺其爲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

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修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覷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敏勇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爲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

向裏有頭放處非不是我來爲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雖業論蓋適有所感當便尋繹則只得放下元初所思却放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譏溫公爲中所亂矣

誨諭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剩初無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鶻突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不容已者如鳶飛魚躍子思

雖以上下察爲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拈掇出來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舐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爲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爲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爲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文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

忘養生此說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助
而養而無害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
助之間認
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已分上實自體認
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
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
如耳敢望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
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
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
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
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
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
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
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某自
頗涣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
夫淺薄客慮猶多雖未至使有此病然亦豈
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
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
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
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
者善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純類離群
以寂滅為樂反指天地之心為幻妄將四端
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則要於
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與不有止
靜而無靜則與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
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蓋元如是
因此靜存動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
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
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
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
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
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諭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
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
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
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
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湯湯地不要
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

所親所惜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其深惟訓誨真可謂直截指示雖非荼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默會此意第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荼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指精義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歸之因循鹵莽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

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於心反復讀之其於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於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各見所說著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工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善思通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胸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要掃去他亦不得苟要掃去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

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為不可廢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却不在於象上直是要人得其辭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為易知諸卦為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

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耶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為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即是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

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其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亦難指公為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為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

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贊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能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歟所基脉絡流通及近来玉山所刻先生講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脉分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

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便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非義無辭讓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畧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地之心萬物之元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亨而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仁是本来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

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水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呂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妄為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冨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

說未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賛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據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所謂王乃在中左無文此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

項所荅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強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荅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客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荅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

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荅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

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
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
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
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
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
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録前後差舛都無
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
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
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
相矛盾之說强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

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
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
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
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
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
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
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
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
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

言發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知
此聖人又每力誡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
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
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無配道
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
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
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
滯之說以亂其胷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
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
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

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
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以為
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
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
然而無餒乎（語意不順添字太多了未詳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
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
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
為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
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
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

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别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胷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又况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耶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成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据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别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

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毋暴其氣而繼之以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而繼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只一物耳今又以暴者為血氣而其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把二物之戒故又為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使為一總攝轉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已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盖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况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其不以為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為愈不能如此紛拏邅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踈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懸度籠罩而彊言之所以支離浮泛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

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與他不著題）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爲然者蓋以道爲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秪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束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者

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
無怍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
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
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
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
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為行便似釆喻訓學為義理之蘊一
般一則以所能為能一則以能為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害道則所能之謂學即所謂能也如今小兒當對看花折物看與所以之能於門物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
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
深微之奧耶

答呂子約 下論語答論同戊午二月五日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
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
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
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
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駢虞竊胼覬
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撑柱得此數句起否學者

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
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
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摯之談而
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極至更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故也喻訓也
以史遷能聚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
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
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
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
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
信於孔子之言耶
謂遷言公孫洪以儒顯為譏洪之不足為儒不
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
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
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
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
免也今乃諱其所短異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

理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闢有識其失者則浡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惟見偏識淺去取善惡而明眼人所鄙亦深尤子猶頑之第大爲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論語 一本攄下無有字外下無則字

學之爲言蓋指義理之蘊至於感孚而復有講習相滋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不在彼者尹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章更有說感孚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旣厚其於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此章只是戒人勿爲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爲得其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究只好做時文

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可緩哉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究義理之蘊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蘊也因此語爲子夏之言而遂致疑於其間

以子夏之言爲不如孔子亦未爲累不必如此
回護但當虛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
上著一究字此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
當兼發覆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所說却
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
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
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
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
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
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
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
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峯刻尹和靖所
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
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
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
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
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
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
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
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
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
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
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
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
於獵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
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
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
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
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
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
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
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
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
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
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備言唯隱微爲顯見而不

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焉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為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下睹不聞為已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說必謹其獨耶（蜀本有如則煩擾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公此段說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為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已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

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心體認只求其分別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

所圖出底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

再請舊本來看子細剖析奉報偶復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耶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涑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耶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 云云 再看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老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乎

看過若看得過重以爲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乎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更請子細說

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不知衆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 詳看此段來意覺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以未發爲太極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耶

前日所禀未嘗敢以已發爲無太極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未嘗以已發爲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雖以爲未發何邪易之無思無爲此未發猶是以心爲言於性之體叚已是猶欠拈出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一物耶兩物耶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餒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餒矣

孟子兩言其爲氣也云云　即當以氣字爲主而以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爲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爲主而氣爲客又將意說亦添入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顛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換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疊教成行道有歸著直俟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爲愈也

答呂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說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閉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又閙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

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

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耆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後耆一本作一番）

答呂子約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年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筭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見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已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

擾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日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來相礙因是知得尚未爲已

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此則只是想象揣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為始以何為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蘊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過乎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汩沒了正意無所引亦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
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
之心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感之男下也〔下字疑〕
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雖
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
復動也 云云 學者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
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
太極之縕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
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於根荄也觀諸草

木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荄膏潤苞芽
潛萌是廼終而復始蓋情性然也有以明乾
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
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
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感性情等說夾
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感尤無干涉性情之
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
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
擬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
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
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
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 云云 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
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
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
充塞無所抑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
一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

氣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
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
道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
再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
發見本是義道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
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
夫此身之所以爲主者苟或虧失則便枵然
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
二者孰爲親疎請試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
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爲之助
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爲助也如此看得全
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胷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
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
本文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
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
只是理之說於此最親切蓋私乎此身則莫

知主乎此身者爲何如其生其死貞有同於
醉夢矣云云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
死可矣之意小程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
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
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
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
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
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日月寒暑屈伸往來
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

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
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
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尤親
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
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
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
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
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
考之固爲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
而未必得其緫腦也其据所曉者吐露以求

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
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
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爲主而
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
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也絪縕也繼之者善物
與無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
則屬乎氣稟矣遺書言凡人說性只是說繼
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

稟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是就
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無妄言之則此句屬性
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爲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
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
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
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

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周子
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
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
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
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
或指太極爲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
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
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爲親切若秪論成而
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
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之

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
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
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正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
令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夾雜轉見不分明也
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
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
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

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
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
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
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
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於歐集考訂益精亦不
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
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黃
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
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
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即不

相柰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十二日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叙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胷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亦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莫程遥無所歸宿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後考異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數 數一本作數

來喻拈出劉康公語 出一本作定之

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 字一本作宗

萬象下 一本有之字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 云云 不識四到時節 不識一本作不知

瘢獸圖爾漢 一本作癡獸人

所喻博文約禮 云云 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 各下一本有已字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毋談志行之矣也所諭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說其旨近思得之竊所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者指流行之體示之耶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遂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指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激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頓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諭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於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豪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討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

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
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
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
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
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
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
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
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
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
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

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
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
見成服祥禫處及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
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飲食
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
前此無衰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
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
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
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負才可以不戒至於出
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
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
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
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
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
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

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
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
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
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
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
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
耳天地閑爲不怨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
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
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
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

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煩詳諭）二十七章說則所分晝似全未是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

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旨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

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攷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坐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晝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雜舛訛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

為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辭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習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春而不貞又何以為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為仁固不可

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為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禀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為陰陽並念念相連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疏故嘗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以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

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凡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曰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他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

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

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説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曰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覺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員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説或是一時意到而言

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則猶有可也若牽
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
極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静以
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爲本而明道言
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
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
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
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
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
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爲極本窮
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
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
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
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静静者固是性然只有生
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
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

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
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
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
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
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
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
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
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
則因其爻象之變以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
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
見之類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
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
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
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

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於不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
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
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
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
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
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
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
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亦乃
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己酉閏五月

所喻祠祿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
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胥仲亦以循
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

事無大小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僭瀆輕
瀆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
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
重世俗之惽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
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
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
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
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
向前只在退後君非温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
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
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
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
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
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
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
於此留意不須鑴碑立名只為一時觀美無益
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
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

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曰主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横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譬畫分蹤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

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為士子者恃彊挾詐無所不為其可疾為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為士者亦何從至是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

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為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錘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不為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為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

田税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措手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閒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

時卑污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上封皆爲人題作李掾年甚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人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

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鉗鎚後來自覺如此含胡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債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亦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

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

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荅林叔和

示喩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日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毁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荅林叔和

襄事旣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

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陳膚仲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爲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爲傷正如詩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樂淫傷爲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爲無理是雖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辯令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令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

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主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間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闊蓋言搏節計較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攻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經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

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怒而起鬧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功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

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敎導一事也絜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句紬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歸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為此說只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豈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抵牾處（謂奠幣尊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侑熙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政和禮只有華仲秋下便陳脫舊見申明中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須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惹蹋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況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為人指笑却枉定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并心為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專靜看書不子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疎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為戒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此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填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璘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大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猶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于取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患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其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它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它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箇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牓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胷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當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凡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効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

似故始雖排斥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
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
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
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
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
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
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
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
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

已決不得奉以周旋[illegible]鄉州縮稅近遂有蠲減
之命亦所爲慶也

答滕德粹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
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
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
長上或設喩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
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
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此豈非和乎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
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耳竟禮中之和不
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
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喩
亦甚當如曲禮之目附信也然皆理義所宜人
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舍身致近自大學者禮歸問仁知動靜之說
蓋學中近以爲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
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

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
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
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
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
之人其情性或動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
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
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靜也然璘雖曉得知
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知
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敎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

逹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
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其使私情不勝正理
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它求也顧恐
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徇俗情誠如來
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
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
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後甲前請耳
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文計亦時會

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
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
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
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祖儉所聞者沈國
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
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

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
度時日也
答滕德章 珙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
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
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
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
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靡辨巧
也
答滕德章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為書近加脩訂稍
有脩理補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
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
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
語觀之可見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
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奧詩但以形容
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
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

計且當力學脩己爲緊耳陸子靜入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然尚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

病思昏憒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恩之來頗不安迹往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欵曲所恨賢者在遠不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勿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它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脩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脩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被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

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脩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知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 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

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
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
木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
欠又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

知何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
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
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
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豈言其命之流行
而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
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
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
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
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巳失
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荅論知言大
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巳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
聲則在巳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其編謂
以志帥氣此爲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

之意如何
不可小覷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
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
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
直內爲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

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
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熹嘗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
合義則胷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
襲取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言
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
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

而伊川云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會之云此與在
中之義一般看得竊恐有異同
須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
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某
竊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
得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泛問恐無所益
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
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 俁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
審比日熱暑關決有相台候萬福爲慰誠齋薦
語精當真無愧詞第顧衰跡不足爲重而恐或
反爲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
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
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
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間多稱之恨未之識
也
答廖季碩

比兩辱書良以爲愍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脩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説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答廖季碩

憙衰晩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爲懷請祠得歸已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悼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當也誠宜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欲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哉一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久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朱文公文集四十九卷後考異

答林伯和　嚣然一作囂然

答陳膚仲　今欲革之一作救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書問答　一　下作知縣日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 大索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爲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文

所喩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己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擾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頗

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判
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
日子也

答潘文叔

嘗然知見之説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
説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
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為較計必求赫赫之近
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説欲放伯恭詩説作一書
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
耳詩亦再看舊説多所未安見加删改別作一

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
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
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
殺之語俟先生文字跡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
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閒靜處見
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
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官弄臣但謂親近之□
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
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
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
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
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
説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説理不必如此過
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

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
但説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
悠悠度日求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
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
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

答潘端叔 友端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
只以平常意思密加體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
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
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

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
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辭四馳及
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
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諭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
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
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
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
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

書只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
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
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
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
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
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
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
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方可

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為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
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
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
焉而已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
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
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
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
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

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
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或違於
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
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
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大急
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友端竊謂事
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
泳之中也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夫子
之身桓魋所能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
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已
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
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
坐同也未曉乞開誨
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

爲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
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德而稱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
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
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
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
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
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
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
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
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
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
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
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
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
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
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矣友端竊謂驕則挾爲已有專於夸
己者也吝則固爲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
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
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
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
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

多亦人之所當為耳夫何有於已以為已有
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已之私雖善猶利
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矣以其餘不足觀也
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
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而不公於人
過而憚改於已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
勇於克已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
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友端竊謂

三年之閒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
亦熟矣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
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繆施工之斷
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
志乃通耳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畏於匡至匡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
禹湯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
王非其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
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
文為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
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
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
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
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
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
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
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

進退之教者之事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
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
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
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
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
今專以德行為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
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
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為辭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

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一所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来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止 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為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胸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聞有虛靜之象（此時如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諭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

有所害宜深戒之

横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命性天德命天理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於德然非天理之當然耶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禀之偏也皆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於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来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楊氏體性之說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楊氏體性之語不可曉 語一本作說

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蒯聵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章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竪良夫及孔悝

毋刼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
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
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
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
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
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
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柰何此
蒯聵所以立也俾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
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
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
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
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有不是耳不必如此牽
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
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
知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
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
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㵎

而已時字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為主而兼舉之也時爲
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
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
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或見之也未知
孰是試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為兩節據友恭所見
只是一節據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
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為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
其說程說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為一說也看
得程說分明則自見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
習而傳與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
故程先生以為內外表裏友恭謂盡己者自
反而無愧於中故曰內以實者即此而施之
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域
言為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
能之莫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

只欠以踐言為信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為
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
忠信一理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
慊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
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
平直而傷於草略後說于細而失之支蔓有回
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閔子侍側
舊說誾誾和說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
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為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
意知云不害為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
說也楊氏所引傷易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
有以知其因氣禀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
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此
所云氣禀雖為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
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楊墨之說恐未
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

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
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
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
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
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
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
人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
不在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
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
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
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
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之在身類為
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
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

理反亂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
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才而偏日以化
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
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所溺爲言但德
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
謂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紬繹極覺有味竊謂
有是性則有是形色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
其中矣故但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聖人不曰
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爽厥子不
忝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啟予足啟予
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
夫踐也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止揚
氏爲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盡其性則踐形
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如
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爲
的也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
言踐其實一也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
慊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楊氏

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踐形體
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
形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
善但其間微有疎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
而已非踐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
性然後可以踐形今曰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
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
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
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
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
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
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
二子剛直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攷之妄意
冉有自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
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請粟夫子與
之釜請益與之庾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五

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毁夫子便曰人雖
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問友曰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意者子
貢平日多直己見因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
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侃侃只是比之誾誾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
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
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
友恭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
以言化以二子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
然尚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曰
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
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
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
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
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
以及人者不可以遽貶而絶之也是以置其所

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著
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
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
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
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
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
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
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
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
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謂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
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
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
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
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
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
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
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
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

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輔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眞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嘗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並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荅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著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下荅而所荅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待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溥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

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未辨之然不若來喻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所義尚有可采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荅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大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非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須見郡居之諭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諭之云近其他各穫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疑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

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功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盡心日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强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

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揑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据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髙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厚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篇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

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為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為省力今人説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説即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説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為先而詩之為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豳

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説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説即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効耶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

言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至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恩矣此序却未有害也　心疑思字之誤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

之狀如人之不妬忌耳

桃夭詩曰華曰葉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與所不及也一則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喻言此言意之所以無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即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即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曰爲一義不妨不可彊合爲一說也

振振君子即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迹而著其善

蓋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麕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摽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昏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詩即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爲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卻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小星蕭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憂慮嘯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今說以爲媵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辭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獻羊之義向來作恭撰以爲然

野有死麕言彊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者得之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則殺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必由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之比若如所解即當先言五豝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

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劉
子單公之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
秩當然未可便為王室衰弱之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
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為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
便就也周禮恐五峯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
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
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為周
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

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
而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
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
目之書所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為
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為子澄所刻見此刊
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
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
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

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須益加功以慰千
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
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
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
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
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
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
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某篇第幾
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云當附
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
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
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
者並合編集別為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
田喪紀之屬事別為門自為一書如此即禮書
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
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
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
功夫耳
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
溫公揚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

然亦闕人耳

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卽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合爲一書者爲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爲先禮記分類爲後如附記初卷首卽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一（五字）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三字）

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三字）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五字）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計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

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本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彊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

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近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非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

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
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學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
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為絕句學字自為一
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redacted]取於
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
類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
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redacted]齋
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

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大抵此本 本一作是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
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敍情讀者多以為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
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
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
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為
戒則豈真教忽而忘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有
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殖使之有以自立也
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
之得以自遂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
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
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
顏子少貶諸君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
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

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
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
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
亦然今集註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
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
意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吝字
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
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己之發此驕之所由有

如此則工夫全在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
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
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
心曰入之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
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
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
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
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
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
甚慰別後之思也玆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
和遠惟侍履殊勝熹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
之便竟以病懶迂踈不復敢出今又紛紛虔其
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
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
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

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喻讀易之說甚善
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
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
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
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蓋嘗
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
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
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閒
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
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

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
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
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
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
跡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眞希夷之師說
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
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
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學章句一本幷往
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
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幷以見告不敢

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疎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纔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使寓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

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説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絶耳思無邪之説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説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

字似當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説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及也井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文義雖略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氷之説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説則鑿氷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説以俟講究虛心以容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説也

答余占之

熹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illegible]

諭未知所税駕也今年絶無朋友相過近[illegible]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illegible]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貢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書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詞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曰内

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

復具饌以辭訣

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答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譔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酹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温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别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温公之慤實耳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精窮理功夫令貫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

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喩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

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没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同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脩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三篇説甚子細來喩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即改易也此間講説不發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爲未見今并前刻三種内去先人小集一冊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爲寄也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睹天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疎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

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悲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撕不爲無助不知正思

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當
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
恨未得面扣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迪
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群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
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
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
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
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

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
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
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
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
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
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
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
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

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
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
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
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
學者翕然趨之然唯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
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睍
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如下一本云一字疑是雪字

答程正思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
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
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
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
學功用之實耳所諭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
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程正思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
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叔重必自報去矣
答陳同父書不知曾細看否人皆以爲此不足

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區區之意豈爲一
人發哉鋟版乃此間呂沅州爲之㸒本初未有
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巳甚也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衞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
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
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
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
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
敬承葢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

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
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
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
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
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
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
之徒皆巳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
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
歎賞深懲老繆放過此者今日徒勞頰舌用力
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
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
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
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
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
之謂性如白之謂白凡白之白無異白馬則是指
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
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
窮不能復對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
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

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
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
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巳性之大全
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亦簡
徑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答程正思

所喻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
去否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
之又似不分曉試更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

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又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它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爲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條似比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峯敬夫之說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

故猶有不善看之說亦請更察之也其它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抵近日朋友例皆容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弊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熹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頃推直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詳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踣若得諾行而身退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裹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

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答程正思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知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程正思

所示築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已之論何足深辨呆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謨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篇而存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逐叩其一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後

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推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功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

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接一貶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

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它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須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

爲佳耳前書絜矩之說大槩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知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況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

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
而爲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爲惡則深絶
而勿近（先生句缺此㹅上二句）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
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
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豪自欺之意敬守此
心無敢怠忽課功計効則不敢以爲意焉如
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
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
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絶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
以至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
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者誠大學之
條目然必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
不精耳夫善一也有至善則有未善（既生而改）以
殊所以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
亦未至于中宜其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爲
公而反以遂其私欲爲義而乃徇乎利厚薄輕
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皆知之有未切也

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貫通焉
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
無不切是必加之以積習之功庶乎廓然貫
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之事乎苟未至此則
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
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
頃刻而不存苟喜怒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
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

矣故當忿懥之時惟有忿懥而已既以忿懥
爲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
人於此深欲學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
哀懼猶不可有而況於嬉蕩外馳邪辟妄念
以爲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有不存則無以
撿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有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憂
懼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
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
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

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若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已者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

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為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為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

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費而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
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之意同活潑潑地竊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
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眞見今又得先生寘
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義見耽玩久之心融
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
爲之體其用廣矣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
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絶人惟覩其用
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子思於是託鳶魚以明此理之昭著而

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也
夫昇於鳶魚者尚爾而況自夫婦隱微之間
極而至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
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
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無纖毫
凝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
之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
凝之中言至道之凝非大小精粗擧而並行

則不足以凝是道也末言所處之無不宜所
以極言至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
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因之
以一句自相反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
爲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
下節爲說却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
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以發
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該貫終不若以尊
德性爲存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
學爲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

高明溫故敦厚爲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
新崇禮爲致知之屬於是犁然各當於人心
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
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
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而自累者指
極高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
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
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
沉溺而昏昧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
相似而實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符之
末章八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成德疎密淺
深之序後三條皆所以賛不顯之德前此盖
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尚絅
一條則知爲己之學不可以狥名而入德之
方皆由乎己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
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
之效益彰其曰奏假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
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
之以不賞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
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
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
盛復五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
色之末亦非德輶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
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
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首章論
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
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
而保其既發之和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
育萬物者盖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

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
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爲如何於此宜盡
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
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顚沛
必於是盖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
稱顔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
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
所謂况其上者乎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
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顚沛
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
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
此其進步之階歟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
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彊則忮弱則
求人惟丫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
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
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

室之羨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主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功夫信乎不可遠已也

是如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後

考異

答潘端叔　又苦盡力於此　苦一作若

以此合彼氣象一有蓋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純乎天理已則仁也顏子必勉而中必思而得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心不違仁也然其用力也甚微而其所存者無息故聖人以三月言其久云云違於三月之外非也一有其餘則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

子曰志於道云云極之於涵泳之中也一有身者理之所在也據於德則躬以踐之敦篤於行也心者身之主也依於仁則體切於仁全體此心也若夫游於藝則又所以防閑於外而涵養於中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云云竊謂一有聖人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常人隕穫於患難畔天之命哉夫子之身云云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云云 施工之斷續亦然耳 有一此章之意竊恐聖人欲使人知夫善非作輟之可成必積而後至蓋不惟可以懲學者玩善之病而又足以啓學者進善之心也

此章意恐未然云云 澤及於後世矣 有一顏淵喟然嘆曰至末由也已 某竊謂目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此顏子贊嘆道體之大也道無方也非力之所能中故雖仰之鑽之而益高堅也道無形也非見之所能及故雖瞻之而在前在後也蓋至理中著一物不得只仰之鑽之瞻之忽之之處使已非中矣恐須物格知至以上始能及此而非學者知力之所能到也然在學者却當用力從事於致知主敬之功所以求止乎中也乃若知至格物則所夫工夫之自至而非旦暮之可期也所以夫子循循善誘使學者循序以求而不使之躐等以進博文約禮乃實下手處張先生所謂集衆義於關見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是也欲罷不能顏子無一息間斷而自不能已也既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爾誠之形而行之著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見是而未能遂止乎是非顏子未止於中蓋未能從容中道由中而行耳故曰末由也已未達一間者其在茲歟

林處皆有病約禮當從侯先生說主敬二字亦該未盡

子張問行云云 不能擇於省察之際矣 有一夫然後可行也參前倚衡云者理之形非實有物也今以日用言之以存主爲本至事物之來知之所覺心之所慊乃力行之無幾此意備悟而有進焉若如揚氏其者云云

某字正指忠信篤敬耳云云 在目前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某竊謂如之何猶言無可柰何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聖人不曰如之何也學未至而歸咎於質事不成而歸咎於命國不治而歸咎於時皆付之無可柰何者苟付之無可柰何則已矣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

此章數說皆通未知何者的為正意且存之可
也

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其竊謂此所謂小人乃服役
之人僮僕之類若泛言小人則不應謂
之養耳女子小人近之則傷褻遠之則
寡恩不遜與怨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
其惟嚴於治己恕以待人則不遜與怨
庶免乎

此章鄙意亦如此

答程正思所論放心之說云云存養省察不
是兩事也有彥忠不能楚其親遂承肆𢘽
足見朋友之義渠甚感激同舍亦無不動
心也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後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 銖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
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
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
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
力耳易學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
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
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
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
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
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
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
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
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
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將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答董叔重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為佳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董叔重

君子務本一章集注云本猶根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則是行仁之本不務乎此則仁道無自而生也銖竊妄謂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內發至精實而無偽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則仁之施仁則愛之理也仁者愛之理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大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是也非無本而漸生之謂猶之木焉根本既立則枝葉生茂而不可已苟無其本枝葉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盡得孝弟便是仁恐在盡字上是聖人人倫之至之意蓋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猶忠恕之說道也或人謂由孝弟可以至仁則孝弟與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賜逐一垂誨大槩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後皆放此

程子曰格物無違謂信竊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鑿空而為之說此與以實之謂信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之意蓋孟子有諸己之說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謂盡物之謂信者銖所未喻豈盡己之謂忠者盡於己者無不盡盡物之謂信者施於物者必以實歟則必以實施於物者亦無

不盡矣其所謂表裏內外者蓋惟其存於己者必盡則其施於物也必實在己自盡之謂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謂信雖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特此而責彼也乞賜逐一垂誨

或者之說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銖昔嘗問此語於先生先生曰體猶體物之體猶易所謂幹事其意若謂人之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理與生俱生完具無欠只為蔽

於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則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於外此理即所謂仁也仁者愛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將公便喚作仁故曰公須以仁體之體猶主也銖當時雖省記先生是此意恐記得差誤乞賜垂誨

此下數說大槩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事也

賢賢易色一章竊謂上蔡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詆不若張子韶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好德不好色則夫婦之倫正似恐不必推說至此然上蔡之說與伊川所謂見賢則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誠也二說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謂人能如此則雖人以為未嘗學子夏必以為已學也玩其語意則子夏未嘗不欲人學然其語不無病不若夫子所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者為有本末先後故集注特著吳氏之說所以垂訓者精矣乞賜垂誨

當從謝氏說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偽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

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畜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

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一章録自幼年則見先生與程先生反復論此一段當時固莫能曉

近來思之竊謂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請試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己之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

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妄論如此不知精不畔否乞賜垂誨

此說得之然前輩已嘗有此意矣更須子細體認不可只如此說過

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說精矣然味其經文竊謂恐不若呂氏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蓋若作一事說則曷不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學不固乎不重則不威有儼敬意

學則不固有致知意(學固非知難行而言而夫子言之然此則學又)

(自有專誠知意)主忠信竊謂忠信蓋誠實之意蓋自

理而言則謂之誠實自人所行而言則謂之

忠信其實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

要之則實理也無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謂

上蔡云與不勝己者友鈍滯了人此語誠是

然人之求友固不可無此心而亦不可必也

必欲求勝己者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友我

友矣聖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門人以擇

交之道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爲

過也而子張猶以爲不可則不勝己者不與

之友聖人氣象恐不如是揚氏所謂如己者

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似以此言爲當

錄嘗問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於無責善輔

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然錄恐之

終恐未安蓋味聖人語意正謂人好與不己

若者處故爲此言以戒之無與毋通禁止之

辭聞之李氏曰人皆求勝己者友則愚與魯

幾於無友矣然世人知與賢己處者常少而

軌己者常多此學所以不進有志於學則不

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賜垂

誨

學則不固程范游說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說是

顏子不改其樂章程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

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錄豈嘗

竊等妄論及此但近見一朋友講論次說及

此覺得說入玄妙且又拘牽於鮮于侁之問

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之說說入空寂去

因試妄意揣度以謂聖賢所以皇皇汲汲者

正謂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萬

事則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區區貧窶豈足以

累其心顏子在陋巷人不堪憂而顏子獨樂

者正樂此而已此與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

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所性謂所得於性者君子所得於性分

之內雖大行窮居不爲加損樂莫大焉不知

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礙理否乞賜垂誨

此等處不可彊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

學得它功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

也

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蘇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

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絜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幸意如此乞賜垂誨

辟字當從古註說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錯

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聵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

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

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胥有然
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
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殺滅之
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
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
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
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孔氏盡
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
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
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

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
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
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
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
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
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
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
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
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
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耳紂囚

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
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
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
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
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
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必即死也使紂而
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
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
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
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

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
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
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
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
而并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
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
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
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
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
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因爲人臣僕此心已

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
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焉有一全
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
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
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詳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竊謂一者其純一而不雜德至於
純一不雜所謂至德也所謂純一不雜者蓋
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
之猶易之常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

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
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蘇氏曰聖
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
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
流新故無斁此語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
否乞賜垂誨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
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蘇氏說未的當可更退
步就實做工夫處看
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真物

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
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
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
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
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
之可也
銖竊謂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
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纂時上斷於堯下訖于周凡百篇而

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
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為之總目者非孔子
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
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
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明伊尹遂
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
乃曰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
夫服仲壬之喪而廬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

伊州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而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按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亦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脩之具此

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

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

（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

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禮記）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朞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

舜盛之服可也

答董叔重

人心之體虛明知覺而已但知覺從義理上去則爲道心知覺從利欲上去則爲人心此人心道心之別也所謂利欲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類非遠不好但不從義理上去則墮於人欲而不自知矣

亦是

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

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矣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曾點言志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其所以至此則亦必嘗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處則知堯舜事業點優爲之然堯舜事業亦非一

事要必如點用力則不難爲但道理自有淺深所至亦有高下點資質高合下見得聖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爲應事物之本者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固有間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學者大本功夫固當篤至亦必循下學上達之序逐件逐事理會到底乃能內外縝密親切不差點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觀其舍瑟倚門亦可見矣蓋道理無纖毫空闕不周滿處外面纔有罅漏則於道

體爲有虧矣或謂曾點只是天資見得大頭腦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謂點已見到如此天下萬事皆無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論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它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處是箇甚底可也

答董叔重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

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迺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上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

宋文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

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

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

此說是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盡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爲剛陰化爲柔暖化爲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爲陽柔變爲剛寒變爲暖是也陽化爲陰是進極而回故爲退陰變爲陽則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

宋文公集卷之五十二　廿二

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

亦得之

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以關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

陰陽也不知是否

闔闢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

亦是

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如知州知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瓶施水無它艱阻故以易知太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曰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

文義亦得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專指氣而言者世指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有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淸濁之分皆係乎氣禀者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此說分得好

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者馳騁而已達道有所不

行也故夫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焉則此心存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不知是否

亦是

極之爲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爲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爲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爲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

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
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
未知推說如此是否

是

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乃董逌彥遠所爲所
論亦稍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何如曰
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之在
心也又曰形之靈者曰魄氣之神者曰魂既
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
附形之靈者謂初生時耳目手足運動啼呼
爲魄此則魄之爲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
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東不魄先
附魄以神此等說得亦無甚病否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孕胎
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董
氏有詩解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
但其它文滋雖曉集傳中論京師之營頗祖其
說又據黃端明行狀說園城中作茶酒營以偽
建之命魁諭諸生它事不能盡知也
近見曾彥和論彭蠡既瀦引漢志豫章九水

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禹貢漢水入江而
湖漢九水見過於江北於是自匯爲彭蠡則
彭蠡之水本受湖漢之水欲入江而爲江漢
所遏因卻而自瀦蓋漢水未入江之前則彭
蠡未瀦故曰東匯澤爲彭蠡此說自當但又
有曰彭蠡之瀦以受其江漢而不能紬蘇氏
味別之說則非也又言九江即是洞庭引漢
志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
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
九水合于洞庭澤故洞庭亦可名九江若謂
江分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而不曰孔殷
當曰猶爲九江而不曰過九江矣然林少潁
辨其不然不知洞庭之澤果是受此水之入
否然彭蠡自有源而非受江漢而成九江爲
洞庭而不在尋陽南則無可疑矣若彥和之
於禹貢雖未盡善亦攷索精詳勝它人也
曾彥和說書精博舊看得不子細不知其已有
此說但漢志不知湖漢即是彭蠡而曰源出雩
都至彭蠡入江此爲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
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

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尚有蒸瀟之屬況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潴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大率今人不敢說經文有誤故如此多方回互耳

孟子集注古公亶甫下注云太王公劉九世孫五世而斬下注云父子相繼爲一世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已身耶然按豳詩集傳云公劉後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注或錯九字否又按明道行狀云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始賜第京師則高祖五世祖也而上卽爲六世是通已身數矣伏乞垂誨

通數卽計已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已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它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

答董叔重

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所以入勿之若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舊說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學者能實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

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之說乃爲備耳不知是否

芸善集注中似已有此意矣

呂芸閣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皆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銖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銖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論人物之性否伏乞指誨

亦善

周賓問君子仕乎一段賓意蓋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舉此問以風切之孟子所言皆告以君子急仕之意所引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一段疑指爲貧而仕者言蓋仕非爲貧也然有爲貧而仕者則君子於仕亦可謂急矣然仕之心未嘗不急仕之道則不可以急而不由其道也蓋欲急仕者君子之仁不由其道不敢仕者君子之義義行則仁存未有違義而可以爲仁也大率孟子教人多因人情而制之以義此所以卓乎非異端之說所能知也伏乞垂誨

此章但言不仕無義未見爲貧而仕之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爲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云別[illegible]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

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旣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毁則同此廟者是爲袒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孟子集注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鉄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此書如何
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曾論此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問或有疑此者嘗以此荅之恐未是也伏乞垂誨
或恐是如此

荅董叔重

叅天兩地何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叅天者叅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兩地者兩其一也故叅其一而爲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爲四者因方象而爲四數也叅天兩地則爲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爲六則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則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則爲少陽之數故叅天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
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其一陰而爲二故曰三天兩地今曰兩其二而爲四則不得爲叅天兩地矣

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叅天爲三而兩地爲二也今曰二二爲四非是

揲蓍之數以四爲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爲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爲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皆爲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爲偶九除掛一八不除掛一則爲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爲主不知是否

四營恐與四揲不相關

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

陽占第一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知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

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

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

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已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

做工夫上言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説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説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答董叔重

辱惠問并以長牋喻及銘墓之意尤以愧仄今年多病異於常時又以築室遷居之擾殊無好況文字本不能作前後所辭甚多但以叔重如此見屬獨不可辭因留來人累日不得功夫此三數日又覺傷冷時作寒熱意緒尤不佳今日

小定方能力疾草定奉寄又更與允夫訂之或有疑則見告可改也但此間辭人之多幸且勿廣爲佳今所作先丈誌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數年前有祖爲作一大誌銘者事緒既多而狀文全類新唐書體至今整頓不得也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歲難得此文也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説欲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牓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弊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夫頗得力否向時説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謝亦不遠否但聞利海中瀕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甚病閑散既無

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間也示諭且看大學俟
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
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
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
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
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
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
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
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
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

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
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
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
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
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
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黃子耕

示諭為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
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
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
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
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
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
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
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
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
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
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
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
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

耳

答黃子耕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密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
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
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
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為此行也
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
蠭起遂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為民興利而
除害亦未能盡此為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

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
可惜也
答黃子耕
熹憂悴無悰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
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
亡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
年復如何也來諭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
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
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
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

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
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脩何哉人之
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
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
者也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
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物之旣感則其姸媸高下隨物以應皆因
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
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

必明以此而聽其聽必聰以此而食食必知
味身有不脩者哉爲其胷中一有不誠則物
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
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
其心此所以反覆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
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爲仰
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孟子所論平
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答黃子耕
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尚

無固必旣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
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又以病辭然後
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
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弊室未成自春來
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
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未知能復得幾
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
密矣病中看得恐不子細略疏一二在別紙餘
俟旦夕附便奉報也
別紙

所論二先生說中庸以體用言之甚善
呂氏說激之說本亦無病聖人之道廣大
豈以詭激爲事但世之狃常習故者借之以成
其私則不可不察耳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呂氏盡心以知性此語有病躬行以盡性此却
得之蓋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則是人之
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能知性故也大學所謂
知至而後意誠是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始生之生義與産字相
似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
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
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
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
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
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
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
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
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
其實無甚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

理分別之殊耳脩道之謂教乃是聖人脩此道
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諸說多
端然細考程先生說其要不過如此其間亦有
說得不相似處恐是當時論亦未定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
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
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黃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
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
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効矣

答黃子耕

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
此間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
所以爲計遂未能及幸因書爲致此意徐觀事
勢如何乃敢議此也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
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
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

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黄子耕

伏枕月餘巳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却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嘆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湝思固守以無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賢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喻職事纖悉備悉既是出來仕官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槩巳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黄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鉛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絶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官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衰晚沈痾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約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巳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答黄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所巳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脩巳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苦氣痛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

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
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
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甚盡一中所言戶部行
下者即是李仲永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
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
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
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
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
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
為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

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伊川先生帖摹勒甚精石已謹具但工力未至
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即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
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
如此苟簡不可曉也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
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
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
頗主舊說以為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

意思却似漸有擺脫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
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
楊子直亦嘗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擬習辭
曰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使令今是昨非乎白
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
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其人亦有人去臨
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宰昨日亦得書
論易數條已據鄙見報之未知以為如何耳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

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
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
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
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
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
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
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處奇特工夫也
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
來今成迂闊不定想其間此早晚又未必成來
深以為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

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有辟未發
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即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
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
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為用不
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
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為蔽也未深是
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
能害已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為計
邪元祐諸公不能開道君心固為有罪然謂不
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
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
權立故可以透逃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
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
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
熹自為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為而陷
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柰
何柰何近得程文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
人及文字可討論尚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嘗
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
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
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
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萬正淳

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
多以已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小失真也繼
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
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
即各具此理而為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
旨也

答萬正淳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
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
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
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萬正淳

人傑昨答伯豐書云示及浩氣說所謂浩然
之氣集義所生既與道義渾然而無間然道
義則實助之以達其用是氣雖生於集而其
成也卻能為道義之助此數語發明集注之
說甚佳子約以為未安乃是大綱上看得

分明但上蔡語子約辨之似當然上蔡本因
孟子鄉爲今爲之言而生血氣盛衰之論則
上蔡之論亦未可專以爲非也觀子約之論
誠可見其用功實處但鄙見竊謂界分有未
甚明故其辨論多疵病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子約之病乃賓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論
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
向者欲以義爲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則孟子數
語之中兩句已相複矣天下豈有如此絮底聖
賢耶子約見得道理大段支離又且固執已見
不能虛心擇善所論不同處極多不但此一義
也伯豐說得極分明朋友間極不易得因來諭
及此爲之感嘆不能已然子約之老成篤實今
尤難得但恨未有道理喚得他醒耳
人傑昨得伯豐書云必大向以鳶魚之說請
益于紫陽尚未得報近得直卿書與鄙見合
試商權之却以見教直卿書云浴沂一章終
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
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
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

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傑[illegible]
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
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係戀之私入
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是與天地相似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
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敎人如死灰槁木曠
蕩其心猖狂其一也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
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係戀
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
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
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此是
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敎人傑竊謂浴沂一章
集注甚分明無可疑者其說曰曾點之學有
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
日用之間故其胷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
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不過樂此以
終身爲無他作爲之念也乃是曾點見得天
理之發見故欲樂此以終身今直卿所云固
是道理眞處然其本意却謂須是如此天理

方流行則是先有曾點之所樂方得[illegible]然之
流行也人傑竊恐全體大用未能瞭然於心
目間而欲遽求曾點之所樂則夫事物未接
之時此心平靜胸中之樂固或有時而發見
然本根不立憑虛亡實亦易至消鑠矣蓋與
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豐所見與之相合
鄙意却未敢以為然伏乞賜教其一之一諸本皆空兩字一本空
集注誠有病語中間嘗改定亦未愜意今復改
數句似頗無病試更詳之直卿之說却是做工
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

問也況論實做工夫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
的處不在如此曠蕩茫洋無收接處也甘節吉
甫亦來問此事并以示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
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
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
更有所為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揜焉故不免為
狂士然其視三子者規規於事為之末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所以夫子嘆息而深許之

答萬正淳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
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
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
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
為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
則所為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為計較利
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
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楊氏謂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

恐不可以體用言
此說亦是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
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
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
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
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二
矣
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為智者之過

亦未嘗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説辨不足以爲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能行乃是誑妄又不足以及此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爲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爲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

呂氏解素隱爲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爲未嘗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爲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爲之説乎

呂説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爲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爲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

亦是

呂氏説費隱一章固多差舛然論知與能一段雖非正意却説得易知簡能確實明白有所發明

此不記得無本可撿

游氏説多不可曉但謂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此説爲無病耳然上文本爲君子之道無往而不中則其下中字有未當耳

旣曰未當便不可謂之無病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

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
解此兩句恐是一時問答之語當以論語解
仁恕之別爲正
是
或問稱呂氏一本語尤詳實深可玩味未見
有可玩味處謂道雖本於天而行之者在人
非此章之正意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
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其意亦恐未安
觀程子降一等之說與掠下教人之說斯可
見矣其論四者未能之說則曰盡人倫之至
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
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夫以盡人倫之至而
自謂未能猶可也通神明而光四海奚暇遽
論及此哉今觀呂氏論四者未能之說亦有意思恐未容輕議
呂氏說恐亦不得此句之讀更試考之
游氏引其則不遠爲盡己之忠不以道責人
而以人治人衆其改而止爲盡物之恕似乎
其語未當楊氏說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
斯道覺斯民是也恐不當其義今觀楊氏說亦有可取
死轉說來亦可通但恐不必如此說枉費言語

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
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
大小兼該可也若戾天躍淵亦以範圍之內言
之今言天地莫能覆載則過矣
亦是
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
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
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
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
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
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
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
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
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
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
無皆是此意
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
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著使人捨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

祇貴不昭昭乎

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上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緼而謂易爲乾坤則非也且所以貫通上下爲誠矣而又曰揔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則是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旣以鬼神爲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

看得是

頓雖天而不亡者存或問以爲侯氏之說而集解繫之楊氏說後孰爲誤也

似是楊氏侯氏皆有此語更攷之若無即是誤也

呂氏揚氏引三年之喪皆有爲妻之文按天爲妻服齊衰杖期而左氏傳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氏注云天子絶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審此則是天子之后毋儀天下后之喪天子可以絶期而不服故服其喪而通謂之三年也據經文旣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是三年之喪有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別乎父母之喪也所謂達乎天子則是三年之喪亦有通乎上下者矣今律文與溫公書儀皆無爲妻之文獨呂氏楊氏引叔向之說而呂氏之說有可疑者呂氏之說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似與今文本旨與今律文書儀皆不同蓋經文分三年之喪與父母之喪而呂氏則合之律文書儀載夫爲妻杖期而呂氏則皆以爲三年也楊氏之說曰三年之喪爲長子

為妻與嫡孫爲祖故王太子壽卒穆后崩而叔向云云語天子爲子爲妻通謂之三年之喪也故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信如楊氏之說則與經之本文無異而與叔向杜預之言皆合矣愚謂三者之喪爲長子與嫡孫爲祖三年者主當爲後者言之爲妻三年者主天子絕期而言之也蓋在大夫士庶之長子長孫有當爲後者有不當爲後者故有服三年與不服三年之別妻之喪則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達乎天子也

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

游氏至貴在我至富在我至願在我生生在我之說恐非聖人意思

此等皆衍說

集註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甚言之不一何耶蓋仁有偏言者有專言者專言者心之德也程子西銘之意是也偏言者愛之理也愛之所施則親親仁民愛物是也

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即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

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謂德者智仁勇三者是也此聖人之所謂達道達德天下公共之理也此外更無他道後世學者惑於異端求玄求妙窮高極遠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人非果不能也亦非姑爲自謙之辭也蓋欲學者知道之極致不在他求而人倫之至即斯道之所在也

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以道則不必遽及於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也之意自是分明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一人不足以爲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爲仁也是其

爲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爲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以上二段皆當

呂氏以知所以治人爲聞一以知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爲聞一以知十恐未安夫治人治天下國家猶曰安人安百姓云爾皆修身之効也聞一知二與聞一知十自是分量不同皆窮理修身之事豈可引爲比也

此等處不必深辨

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楊氏之意蓋指孟子强恕仁莫近之意而謂推其所爲乃恕之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爲正古人所以大過人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以未遠可謂之仁今楊氏擧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爲過而或問謂其不可曉何也

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楊氏論誠身一節失之輕易其論誠則曰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不知不明乎善則心不可得而誠論不誠則曰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皆是爲敵國而不知所謂不誠亦儘有淺深也又引莊周鷗鳥之說而曰忘機則非其類可親則其所以說誠身者益差矣又曰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夫反身而至於誠正利仁之事若安仁者則不待於反亦不待乎至於誠而自誠矣

鷗鳥以下所論得之

或問謂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存亡字有誤否

心廣體胖實之存也如見肺肝實之亡也此當時立文之本意然語誠有病當改之耳

謝氏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正倒說著忠是無虧欠誠是實有之理蓋盡已之謂忠一有不盡是有虧欠也以其自盡者言之則謂之忠以其實有者言之則謂之誠謂忠近於誠亦非也又曰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其言過高而且惟理者天下之公認之爲我則驕吝益甚矣

得之

章句中解致曲一段乃是程子之說然一曲
之誠至於則形則著則明者是一曲之誠充
擴發見而至於無所不誠故能變化否而章
句與程子之說但稱一曲之誠著見光輝而
所謂誠能動物止一曲之誠耶將無所不誠
而能動物耶若張子以明爲餘善兼照楊氏
以明爲無物不誠豈疑此而爲說也故楊氏
曰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
誠也竊疑楊氏之說不爲無理
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誠然致曲苟固無曲之

不致也經雖不言意自可見張楊之說恐未爲
得不若程子之言爲當
呂曰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
愛自入德而言也亦恐未安子貢之論學不
厭教不倦爲仁智正所以形容夫子之聖自
是成德事豈可以入德言之乎
得之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甚徑
夫聖人之道自有等級由其所造之地如何
耳非可以徑取也

甚徑亦言其平直而無回曲耳
呂氏曰誠與神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
氣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蓋誠者德之至實
神者氣之至妙誠與神以其精者言之故曰
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以其統體言
之故曰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
呂說恐亦未可以爲至論
謝氏謂帝是天之作用處自然之理恐不可
以作用言如程氏謂以主宰謂之帝則善於
形容者也

得之
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不息所以體誠也非
也無妄者誠之體不息者誠之所爲也
得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程子只解極高明而道中庸所謂
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
不足以道中庸豈以極乎高明者是乃中庸
之道非別有高明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
只是中庸以此而例上二句則意皆明矣然

此乃兼舉體用上下之極至者言之須得張
子逐句一義一段之說其義始備其曰尊德
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
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
道中庸之道互相發明斯無餘蘊矣今觀或
問之說乃謂呂氏因張子之意須更以謝楊
二說足之其義始備恐謂三子之說皆非中
庸之正意謂之各是一說可也呂氏曰雖有
問學不尊吾自得之性則問學失其道雖有
精微之理不致廣大則精微不足以自信雖

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
今未暇辨乎其他所謂雖有中庸之德不極
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則是高明中庸自
是兩事不相關涉不能極乎高明則道中庸
者乃同汙合俗耳豈有同汙合俗而尚可謂
之中庸乎豈有同汙合俗之中庸必極高明
以行之而復異乎此乃緣文立義而未究程
張之指與夫此章之正意也且既以德性廣
大高明皆至德問學中庸精微皆至道其言
雖不能無失而其意則不害其為兼舉全體

今曰失道與同汙合俗之云則至德果如是
乎又以道之在我道之全體道之上達分始
中終之序而謂不先[illegible]乎此充乎此止乎此
之類者其失同出一轍今不暇復辨也游楊
之說皆以先後循序而言則亦恐非正意特
其解經之一說爾大抵此五句之義乃是聖
賢竭其兩端之教不容偏廢或偏於一則必
流於異端曲學而不足以知道學之全然而
學者之病往往多欲進於德性廣大高明之
域而於所謂問學精微中庸者不留意或為

之而不知盡其義極其至焉則其所謂德性
廣大高明者是烏足以為德性廣大高明哉
程張之說深得乎此而呂氏之說之意則所
重者在德性廣大高明所輕者在問學精微
中庸則正與張子之說相反豈得為因其意
乎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為道問學之事敦厚
崇禮為道中庸之事亦恐失之遷就本文之
意蓋謂溫故者多不知新敦厚者少能崇禮
與上三句相類耳若必遷就其說則溫故知
新亦可以為盡精微而敦厚崇禮亦可以為

尊德性矣又曰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
不肖者之不及則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
庸乎此呂氏則甚焉者也侯氏之說尤無倫
次旣以禮爲道之物其名禮者旣失之矣又
以和而至合內外以和行使萬物各當其分
謂之禮禮各有其物謂之儀則言禮又不經
矣繼之曰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禮者見
之則謂之禮可也先後不倫輕重失當果何
爲哉特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則

似可取耳其它至德至道之說求仁上達之
文義皆失之矣
此段未安
二十九章三重之說程子言之侯氏述焉程
子所謂此與春秋正相合者意尤親切而侯
氏所以發明者亦詳備而可觀通乎此則一
章之義首尾通貫意脈接續深有餘味且又
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禮則三重爲三王
之禮所重之事亦可信矣若如章句所從呂
氏之說固亦可通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長且

一章文意斷續如所謂上焉者指夏商下焉
者指孔子則是非惟夏商之禮全不可用而
孔子之善亦無所施然則夏時商輅與夫春
秋之作謂之何哉若謂其不必如此說則下
文繼之以故君子之道是上焉下焉皆不可
用明矣章句或問攷究推明其必不苟章明
辨而明告之
更思
侯氏舉明道堯舜事業如太虛中浮雲之說
以解故曰配天一段其引據乃不親切繼之

曰尚可得而言也若夫至誠又非特如天如
淵配天而已却是發聖不如至誠豈有此
理
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
從裏說
呂氏說以中立大本以庸正大經以下恐皆
未安姑辨此二句大本卽中也大經卽庸也
經綸大經立大本卽是盡此中庸之道若謂
以中而立大本以庸而正大經則中與大本
庸與大經皆二物也至謂大經之正親親長

長貴貴並賢又發明絃探命同更相爲用處
儘有功然而不若只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五者爲尤盡大經之義也
得之
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
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
也窮神而後知之也惇典敷教即是經綸大
經即是天理非惇典敷教之外別有天理爲
大經也建其有極固與立大本之義不同然
所謂建其有極所以立大本莫却無病否以

化育爲知則其失明矣自聖人人倫之至以
下與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
惇敷是經綸典教是大經建是立極是本
侯氏誠則經綸之以下其失與呂氏言以中
立大本者同蓋本文之意謂惟天下至誠者
固能知此非是以誠去立之知之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乃承上文尚
絅之意起下文不愧屋漏與愼獨之端蓋道
辭既所不備而其所以不可離者實在於戒
謹恐懼之際惟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也隱微之間雖人所忽而理
之善惡則顯然著見惟君子必謹其獨是所
謂知微之顯也然而言戒謹恐懼之意則以
知遠知風言之謹獨則止以知微言之何也
蓋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
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
不本於吾心故言之也詳言微則隱在其中
故言之也略今觀章句之釋所謂著乎外者
本乎內有諸內者形諸外發明三知之義固
已明白若更以愚意參之則上下語脉愈益

通貫精密矣不審如何呂氏卒章之說綱目
不明誠如或問之所論者至於以天何言哉
以下爲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則屬之不愧屋
漏之下者非惟失其文意愈錯亂而不備矣
如忘法度忘言動德之聲色之者尤過高而
無實與其他敎實自得之言若相背馳不可
曉矣
以上皆得之
答萬正淳
人傑去歲嘗讀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說今

春錄以求教矣問在郤陽有一朋友舉或問二十七章之說來言曰先生以德性廣大高明故與厚者爲道之大以問學精微中庸新與禮者爲道之小何也人傑始而疑之因撿章句或問研究是說忽悟其旨蓋此章首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大小兼該本末不遺行之者其在人乎繼之以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誠謂道之所以極於至大至小而莫不具舉而無遺者必待至德之人以行之也夫旣論其必至德然後可以行至道之意矣而其指示學者所以進於是道(先生改作脩是德)之工夫則又不可不詳言之於是又繼之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所以示學者之於此道不可徒志其大而遺其小得其本而遺其末馳意於高遠而不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也知乎此則横渠之說與夫呂氏游楊之說皆所以發明此理而人傑前日之疑是乃見理不明妄議之也呂氏游楊有未安處或問旣言之矣若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則恐不必如此說以害正意耳侯氏以禮爲道之物不知道之理果何謂也至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却似可取謹復具此以求教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此說得之但進於是道者未安

答萬正淳

通書謹獨章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之服若婦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製而用麻爲帶約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經而已經首經也按喪服

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三髽一是斬衰髽二是齊衰布髽今云變首絰是變麻爲葛也不知婦人之首絰是髽之外別有首絰如男子之首絰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卽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卽是絰則亦可變而爲葛若布變爲葛則反重矣乞詳以見敎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爲髻其絰則自加於髽上非一物也當者目昏不暇檢閱可更詳之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後世同堂異室是一室

之中夫婦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則太祖與妣皆東向昭之位次則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皆南向穆之位次則曾祖西而妣東禰西而妣東皆北向亦是夫婦相配今按喪有祔祭必以昭穆蓋卒哭而祔旣行禮畢復迎所祔神主於几筵以終喪制至祔廟時却有當遷之祖而所祔神主自爲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遷恐須別爲一處以祭其母也又按喪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親者是妾祖姑

婦却是適婦妾祖姑祭於孫止婦乃傳遵入廟者豈可以混於彼乎

凡喪父在父爲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廂父死乃隨之以入廟耳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元妃雖曰無子必當

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媵妾雖曰有子而卽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至大祫則祔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不審如何

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向賓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並坐尤爲未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不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臺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三稱衛人是非不相掩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滕侯於隱公時書卒書來朝至桓公二年以後終春秋之世止稱滕子胡氏以爲因其朝威降而稱子果如是說則威公之世貶之足矣自是稱子而不侯無乃非惡惡止其身之義乎

沙隨程氏此說甚精曾見之否

晉命于蒲三傳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齊衛二侯之說而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侯私相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間有投

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爲異而必譏文深許之乎況齊僖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誠舉一端如紀會桃丘華事莫非傾險之習則其相命之際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槩以相命爲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記書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　似或者胥命之說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決知其以喪歸于魯乎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至豈若是其遲遲乎

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

滕侯自威公以後稱子杞侯自莊公以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當時小國朝會於大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於平丘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吳晉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今將以寡君見晉敝邑將改職貢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

沙隨說正如此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則遂以此正是晉文譎處）然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構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則批云康節論王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爲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爲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同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

有難言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弒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誅於蔡然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若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不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

其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此數語恐未安伏羲是闢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氣之應其引先天後天之說固爲失之引孟子志氣之論尤失其旨其後又言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辭意亦差皆以作用觀聖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無病更宜詳味但不知文成致然

是不然否耳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雖是常行之道然其
德之至則極乎高明高明猶言上達也中庸
猶言下學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若如來喩卽是上達而下學
成何道理此處且當虛心熟玩本文之意參以
章句之說便見日用工夫的確處不須容易立
說也
有氣禀之惡有陷溺之惡然皆當復之以爲
善明道所謂有流而未遠已漸濁有出而甚
遠方始濁却是說陷溺之惡陷溺之惡此比
皆是氣禀之惡則如子越椒之類不常有也
氣禀之性猶物之有萬殊天命之性則一也
氣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論其常有不常有但
當致其澄治之功耳
呂氏說率性之謂道一段如禮謂差等節文
與天喪服異等儀章異制大意與修道之謂
教相似
呂氏意却在無所憾莫敢爭處見得率性是究
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謂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說
得氣質之性而所謂率性者不專主乎氣質
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
禀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
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鷄司
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言草木飛走
馬牛犬鷄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義禮智之
爲性則疏略之甚無待於此
侯氏說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說但得其言
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爲此疏脫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
之謂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陰一陽之說是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
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
不能虛心反覆著意揣摩以要其歸宿之當否
所以陽離陰合到急緊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
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

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為必然則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無咎者戒謹所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為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

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

侯氏說固多疏闊然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為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為不然

答萬正淳

兩箇其為氣也是言浩氣之體用未足以養為氣主集義以下是推明氣所由生非是論以集義為主養氣雖至剛大配道義然非集義則無以生之非可以行義而掩取之也（如此為文乃得抑揚之意）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並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以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德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修

常久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
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
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九則過極而亢不能無
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
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專以聖人爲說
已失本經之指又遂文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
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
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
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緣益訛而轉不得
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
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
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
搏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
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
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修業爲未然
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
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德先後之漸
只是見德業内外之别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
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尚
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或

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乎於人而
後可躍也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
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爲天行健地平則不
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
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
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
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
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
其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後考異

答董叔重第五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之意蓋反求諸身而實有此理如仁義忠孝應事接物之理皆實有之非出於勉強偽為到此地位則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於此則須強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謂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說非是

第八書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一有亦字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也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云云 所謂動而止其所也一有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静而止其所者云云 乃能不見其人一有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而能不累侮於人之彊弱貴賤也 故曰動静各止其所云云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精所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

此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或問孟子言仁必對義孔子言仁必配智其不同也銖妄意謂孟子之言指偏言一事之仁也孔子之言指專言包四者之仁也然雖偏言各專一事有不仁亦無以為義雖專言以包四者而不智亦無以為仁其歸亦一而已矣然孟子亦有專言之者如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如愛人是也故羞惡辭遜是非者惻隱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非之分素明則惻隱羞惡辭遜之發始各得其當而不悖也故一作則貞而不貞亦無以為元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他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處是甚底可也

答黄子耕劄無欠闕耳（欠一作少）

別紙（子耕一作答黄子耕別紙）其實無甚異（一本無下無甚字）

季仲水（一作冰）

答萬正淳今將以寡君見晉（一本作君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説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説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冶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川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用功下一本無之意二字）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後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按初無補於用力之

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皆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俟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赴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

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横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眞但當兼收以見區區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比時相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

復也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答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録一本送正淳皆勿廣為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皆此二字合併本字下

鄘

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為有過罪爾入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附在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

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寢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為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說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髻叙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履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
見索隱恐非
采微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
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
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
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
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
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
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
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

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
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
有它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
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
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
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
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豳風
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
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
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
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
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
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
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
何也

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
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
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
美之人爲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
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
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
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

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齋戒
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集註謂三子之
對夫子無所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
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
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
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已之志
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晳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

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
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
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
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
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
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
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
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嘗致思而有未
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
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
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
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
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
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
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
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
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
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
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
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
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
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
欺爲難夫子路故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

哉特其獨理不盡而好彊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問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是有惹絆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今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廣漢之訃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察爲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惜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免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禀甚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望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

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

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強為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齊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昨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學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詳其下承當字

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而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為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與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之

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況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淺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況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鴆之味其言似是無姑句法

中庸或問不繫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

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吴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功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答吴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

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討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疎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入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

整頓令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悞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吴伯豐

衰晩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官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令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

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賁常與古靈薦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荅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祠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

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荅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為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為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為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榛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

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為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偽飾姦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

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謝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

良乃善心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只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敎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主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若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

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審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

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為
學則學皆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
耶謝氏曰忍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
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
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
為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
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論為
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知以
殆為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故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

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為勞無所見
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
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
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
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
陽之為也所謂鬼者陰之為也故其聚而生
未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魂氣為神陽之
屬也散而死及而歸者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
為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皆曰鬼

神云者亦不越是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
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
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
為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
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
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
說矣蓋其可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
之所不容故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
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
祀典苟不察其理之可不可而祭非其鬼則
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
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
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
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
都無窒礙乃為得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
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

子之華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
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
可以彊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
爲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
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爲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爲勝非止以
容節之得失爲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
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
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
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
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
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
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
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
苗脉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
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
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
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
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具有此理也然
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
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
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
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
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

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
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
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
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
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
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
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
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
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
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

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數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為感應者益溟漠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

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為疎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為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

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卻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為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

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矣

答吳伯豐

某始計不審誤為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蘄頭穴胷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霈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收召魂魄為所欲為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柰何柰何今此之行亦且

歸家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屑屑往來之譏耳

答呂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盧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轉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揚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昏

內障左目已不復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得請而向來嘗議殯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冒恩容可逭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它不敢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臣子職分所當仍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

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莫矣老拙或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孟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此字注中此乃亦作此方撿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略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

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此盧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望續寄示旋符尤佳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泉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羣者而又外有它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究恩得安田里然鬧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决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使民無憾決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乎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下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

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盖又於此理之中以人之運用而爲言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

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爲之豈得[illegible]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illegible]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沖漠氣象此道字與氣字相對盖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沖漠云者盖無朕可見之意

同上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税市區亦應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盖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

心擴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盖此端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行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
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
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
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
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之
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
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
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

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蠋忠臣不事兩
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
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
漢之間躁乎猶得多心之誚況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
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
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

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
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
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
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
耳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
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
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
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
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

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
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
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
爲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
則爲墨氏兼愛必大嘗問克己者乃所以復
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爲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爲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
要之有病不可便以爲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

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
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
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
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
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
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伊川
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
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
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
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
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
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
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盡
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
德後世若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
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

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
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
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
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
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
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
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
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
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
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
是守必大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
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若須是胸懷
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
以適道然未免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
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近之人人事也而横渠以吞祀當之又以不泄近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

横渠云湯放桀惟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旣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横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彦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揚氏之說自相抵捂

揚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荅吴伯豐

必大鄉因揚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慮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事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己而不能自已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與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祐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如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

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已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蒞事都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它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是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爲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它病只是心地不虛鑿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

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它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眞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且孟子裏嘗有一字說浩氣道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折祭禮卿來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寧的便旋寄來容略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子細又恐此成後敗費工夫也）卻送去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略成文字此可以爲戒也

祭禮

廟制一（以王制祭法等篇爲首說廟制處亦皆附之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依儀禮舊本附記及諸家訂證者）

少牢三（同上）

有司四（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之大夫之祭皆為主諸篇所此若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者如此移入終篇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月為主而以禮運禮器之大成一章明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別其後如周禮禮記傳人可考者彝之屬正與禮運相表裏禮器之篇已為去在禮運之處可見考之依此偏定於當祭之義則春秋篇中猶仍舊說於末皆附諸儀

郊社七 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為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祭中論郊祀社處亦當如入注疏後

祭統八 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祭者為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祀處拟移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但除去篇首數句入祭統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為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為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為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義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月逸禮中霤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霤名篇必是以此章為首今亦當以此為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為經而疏為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霤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為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必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嘆也所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切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但區區鄙望之意蓋非它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胷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為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寄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為致意也

答姜叔權 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識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

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趣要約而自然不害發理之默契乃為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答姜叔權

所云既真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 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

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略有未當處其它所論首尾相救表裏相資所得為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曰仁義禮智性之

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
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
知人而拙於察已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
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
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
近於程子之意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
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
常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
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
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
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

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
須它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
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它人頗甚峻刻
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
率不知曾如此思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
亟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
是故意始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
簡絜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
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
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
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
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
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
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
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
多經傳皆爲剩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
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
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
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不
豈非顯耶

鬼幽神類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爲孝當知
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
爲溫凊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
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德輶
恐此章止爲化民不見有自爲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
也故己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
其間隱然有此意也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
恥辱德輶以爲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
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
所自取恥辱德輶謂恭而過則有巽在牀下
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
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
說而巽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
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
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
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
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
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
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
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
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
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
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門行人
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右

祀之神若細分之則尸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
兼統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
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注云孝悌慈者家
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
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敎
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
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
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
所以事君能悌於兄則人化其悌而知所以
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
故曰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
家則三敎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
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
云云 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
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悌慈
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

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illegible]也非指名齊
家之人又推慈幼之心以使衆[illegible]今考或
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illegible]
之心以使衆至於敎成於國而凡從[illegible]者
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
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
然後敎成於國與前注三行脩於家而三敎
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
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敎成二字偶用之
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
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推也

答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
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
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入病遂見天理流行昭
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
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
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
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

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遽去悵想迨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邑人不謂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熹衰病抗拙不堪術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即行矣代者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為政尤以教化為先務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整緒興起頹俗固為未晚幸勿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答李叔文

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往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履萬福為慰秋試不得賢者為重深以為恨初見考官說恐在小牓中既又不然殊不可曉并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為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府丈合意極知不當再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自消[illegible]了已囑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illegible]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illegible]不[illegible]即無慮矣元諭詳悉深荷留念[illegible]行[illegible]遍計須及七分若遂户全[illegible]當時又[illegible]得款晤民間利害有隱漏[illegible]尤所深望也

答李叔文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助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無緣復得從容友復如往時耶更願益加[illegible]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答李叔文

[illegible]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illegible]元無少欠做到聖人

乃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平意今亦宗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答葉永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而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溫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溫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拘物踐迹者之所為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為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溫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辭又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溫故知新為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

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之
言繪事後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
非但順從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
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
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
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
彊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
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
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
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
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
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
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

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否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似謂有
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
從不從不義可知如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
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
三年無改於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
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適所以重父

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
儒謂子貢多言之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
否
或當云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楊墨諸
子百家而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
之適所以害先王之正道也如斯而已下一句
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曰攻乎異端

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同意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段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荅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為君子也抑嘗聞君子不器之說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云云 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 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

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云云 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巳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

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云云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它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顏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顏子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

云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巳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貶巳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

了便無餘味使人不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溫懦以媚說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它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或者謂此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冉問智答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己分無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必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它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一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若能之苟有顏子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絶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既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絶之說亦未端的宰予

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説大凡説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兩不能無隳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班田令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間職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已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書 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爲學之意然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説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説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説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説如此之嚴者是爲欲

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横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

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辨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

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是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繆却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子細語脈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

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為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

事若如其言即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討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答劉仲升

所諭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試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汚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 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辯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寛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

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夫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効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祠祿杜門養痾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答劉季章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滞耶

答劉季章

得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熹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

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絶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今家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説誘得後生多

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後安於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意旨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齬何敢爲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刋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賺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況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

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今諸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鄭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redacted]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憒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

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它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答劉季章

晉輔亦聞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脩改一兩處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比閱邸狀時論似寖平檥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即其禍愈

甚耳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擴撥結裹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

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懔懔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卻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讎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卻是背卻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令人悶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衰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

娱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
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己意大抵來喻於事理
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
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
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
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稱謂反之雖異於
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
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若于樂聲
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

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
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
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
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
所能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
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
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
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
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

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
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
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
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
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
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
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
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
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
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
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
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
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
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
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
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膚受之愬不行焉注云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其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答劉季章

示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

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

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此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

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蹉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拗粗踈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

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着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討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実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答劉季章

熹稱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為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踈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

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顯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

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劉季章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殛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訃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絕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深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答劉季章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辨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

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答劉季章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只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訓詁間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幸及一二

答劉季章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汚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答劉季章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

書來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并扣之
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掊擊也

答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

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論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貴流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木本或不耐久耳璵學訂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

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歎比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鶩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見仲家學門

蔽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
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大時

易傳平淡細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
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
録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
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功夫不如此散漫泛說
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
暇檢尋奉寄不知詹文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
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推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

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
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
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
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
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
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
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
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

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
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
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
道理却不錯也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
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
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
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
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
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
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

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
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
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
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
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
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
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
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
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
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竊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

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汨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棼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即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祗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脩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枝節合理會者亦不為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

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不聞見處却可踈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處故於全躰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躰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滲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

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籠罩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功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意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

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它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鬬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

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訂之也

答胡季隨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

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恭叔支字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周楷伯壽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

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
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
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
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
時然欲發即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
之初　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
察它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愼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
養工夫分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
不知已所獨知之時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
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
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
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
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
不待言者如此分就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
相以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illegible]
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illegible]
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
能致中和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
風雨不時山夷谷堙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
者殰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若能於致字
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
和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
其理亦無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
災　叔恭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
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埴推
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
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

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 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脩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

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 然操存涵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 定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中節方謂之和今曰得所謂和然后發而中節亦似顛倒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著實微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答胡季隨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

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紜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

名一之者訴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説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答胡季隨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説來説去都不記得元是説甚底但能放伭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令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買怨不若刋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跋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黄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説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

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説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懃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説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説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做久也

答胡季隨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禄誤恩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可得與否自度危殘決是不堪繁

劇又況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輒動不得出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士及之厄計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已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捄之似是未得用

工要領處近謂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已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程張得之而横渠所謂歉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漕所發記文屢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

所纏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他及淮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絶獨恨相望之遠

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直是之歸尚此悵悵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良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須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答胡季隨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

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令乃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功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謂頃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荊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奏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答胡季隨　技字恐誤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使如此說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怯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直得聖賢用工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於尤悔其工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悔尤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

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尤則胷中之
所潜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
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
然氷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剥落知無不至
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
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
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
哉意懈力弛則横放四出矣今曰學者須常令
胷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
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
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
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
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
窮理一節功夫耳荅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胷中
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强欲做此模樣殊
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
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
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

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胷
時却無收歛縝密底意思則如何大時荅曰
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荅語無病然不知如何地得開闊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
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
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
時荅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
嘗荅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
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
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
劑反生它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别
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
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
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
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
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
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

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
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
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
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為
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若與游定夫所記
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
其直內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
如此遽快率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

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
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
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
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
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
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
論之也
答語甚善論程子譏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言又云釋氏到止處見以
彼所謂止者而言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
事則無矣竊謂此一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
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
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
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
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
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
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
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

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
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
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
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
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
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
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
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

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
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
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償聞
見而已蓋爲俗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
來喩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
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執經而問者知爲己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
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償聞見而已問者
似有此意然見得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
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
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
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
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
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
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
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
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
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
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
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眞實無妄之名
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
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
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
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
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
只要時時將來提掇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
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味天性感物而動
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
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
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

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善昧天性
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
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
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
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踈不察乎此而反其
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
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
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衛樂記曰止云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
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

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
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
而動爲滑也更望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
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繼其下文明白
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含

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
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
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
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
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
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
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
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
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
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
由物欲熾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
未明不能發之於言耳答者乃是不得其說而
彊言之故其言粗橫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
自愧不過處只得如此撑拄將去也五峯云昧天性感物之

而動故陷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昧決性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答者乃責以反其語而失其旨問者又錄樂記本文感物而動初細壆漯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觀甚丁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務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嫌而不言其所以不安之故又引程子四條則又與門者所謂了無干涉但欲以虛取恐嚼而下之安得不謂之麤橫無理而撑拄彊說乎今且無論其他而但以胡氏之書言之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早時與廣仲書嘗論之矣不知今當以文安爲是乎瓦家爲足于要之比字處在李隨識有難言者熟其尙爲翻說而益顯其謂不若時與是井於公論而伏無與焉爲僉也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

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

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

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做彊

說乃心腹膏肓之疾它人鍼藥所不能及須是

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

也

答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

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

欲以灑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

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

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

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復推究待其融釋者待

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

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

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

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

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

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

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今之之心即

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

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略放肆

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

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

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

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

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

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

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

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

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

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與曾以上都無此等議論思語

予以下乃頗有之無所不謂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胡季隨

甚慶慮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群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

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于細推硏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

塾

答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間者甚悉既荷不鄙又幸其教益之深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都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與其所聞討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處矣恨未得相與往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

因來更望時有以警告之實孤陋之深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爲撫世爲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知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躐等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

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儱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担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卻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恠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

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區區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亡言多枝蔓而不旣其實无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學問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

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況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沈叔晦

卹答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

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泛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沈叔晦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頗以不鄙見屬之耳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

書若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其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皆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子約為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小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若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識路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貯為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留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為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此間郡守自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與否亦知今日上下報應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得遂行却須揀得分數然病久證變要非一藥所能支也奈何奈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遂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沈叔晦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畧答了今承再喻愈覺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輥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見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

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横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蓍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知此有得文義方通來諭糾紛殽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與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因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朱文公文集五十三卷後考異

答劉季章未盡善也云云必有未盡善之處矣此一條後本作若曰聖人乘象終是微有不同則當別論儀樂以觀之則似太重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云云亦有不盡之意矣此一條後編詳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分別求之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膚受之愬不行焉云云亦未遑至此未字一本作不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 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 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筭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推托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檃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為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殊似未為不幸況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向來氣象如此否耳

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概若論裏面道理精微曲折它是更有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只當以玩味未熟分畫未明為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至今未見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大事記數條其間誠有可疑者如韓信事向來伯恭面論蓋嘗曰其不反不知後來看得如何須是別看出情節來不然不應如此失入也此可更問子約看如何然渠此書卻實自成一家之言亦不為無益於世鄙意所疑卻恐其間注腳有太纖巧處如論張湯公孫洪之姦頗涉拾氣象不好卻似與渠輩以私智角勝負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諸詩語意清遠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輕弱耳子陵仲弓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識剌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側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為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一了徵之縱收為有功若只依本分模擬則亦

何用增此贅語而學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病痛耶大抵近日議論甚多隨衆逐勢而甚謬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世之通患也

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脉精密貫通盡須玩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明道伊川論禘祫之爲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封建之論甚佳范公之說大抵切於時務近而易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闕如論祖宗兩稅等處亦甚疎略也封建一事向見說文明仲所論大抵與來喻相似不知曾見之否要之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私作主意而兼論大國形勢以見其利害未容不講求理之是非則可耳以上諸說有未安處却告反復

答孫季和

縣事想已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賢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嘗覺其弊否寧海僧極令人念之亦可憂之端叔兄弟在右校得此人出彼俗輩足使聞者悚動所係實不輕也所疑三條皆恐未然試深味之當自見得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

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載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答石應之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
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
人力所能與也更須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
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
後利耶熹衰朽殊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
繼此將理一兩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
幸且復得祠祿休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
況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
間乃紬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
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

而誤人也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謹想已到彼
矣其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
更與鐫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答石應之

聞新阡尚未得卜想今已有定鄉見說大門上
世宅兆之勝今日之未易可得蓋地有盡而
求者無已若欲立守等則必求如此之地而後
用之則恐無時而已耳熹衰病日益沈痼數日
來又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
勢應爾不足深念猶恨當國之禍四海橫流而

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似
日視而不能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
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
訣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
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
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
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
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與緊著力處正在天理

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
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
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人
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
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
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
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
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
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
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

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答諸葛誠之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麤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麤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録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文公集卷五四

答項平父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項平父

官期遂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羃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戒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此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項平父

所論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閑意思省察功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

答項平父

鐫寄答書尤以慨樹排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雖用兩字搭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盡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

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

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詐然猶無
所見而爲其依違儱侗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
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
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
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
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
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於是非取舍亦
据已見爲定之門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
蔽而得其本心下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
氣愈充吾恐說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

逢一夫之說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棄正叫似此依違儱侗而自處其
高不自知其陋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答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
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
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
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
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

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因非可以
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
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
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
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
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
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
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强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
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
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
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
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
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
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
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
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
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

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為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為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為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有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項平父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為對襲字與生字為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章本文一切法橫說竪說誑謼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答項平父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別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

答陳抑之 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為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為恨而懸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玆承枉書感愧亡量顧惟義高邈雖古之賢人君子猶不足以議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竊觀[illegible]有開於先生長者參

勤勞半世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儒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彌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竊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俞壽翁

太極之書復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

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以分人之失也德功渾象之說誠如所喻此公好學而病多蓋不專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來喻有志未勉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損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向幾道來聞欲相訪日佇來音比歸不至深以悵然後得呂子約書乃知已嘗經婺女竟爾相失尤以爲恨歸來乃領向來三月所惠書雖已遠猶足慰意也比日秋冷遠惟德履佳勝熹一

出狼狽不可言幾道必已詳言之矣歸來已決杜門之計讀書益有味但祠請專人愆期未返未知此事定復何如度亦不出三五日當見果決也甚欲一見賢者今既不遂因書有以見告者切幸不外啓蒙小學二書偶未有本後便續寄去中庸等書未敢刻聞有盜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爲撓也因便布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珍重

答應仁仲

衰宴病之餘炎熱復不可堪趙氏聘幣得置之

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穴前
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以爲亦時
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户則亦不必如
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
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
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
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
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
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
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漸中

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
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被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
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
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
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
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
之令人悵悵不能爲懷也禮書方了得喪禮已
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抄節疏義附

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祭
禮以後黃婿携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
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草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
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
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
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
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恨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
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
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
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

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
至望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
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
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
加益而罪疚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愚
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
何時披晤談此堙鬱更祈珍衛副此哀禱

答應仁仲

熹勸講士狀竟煩罷去杜門念咎雖此餘生爲
幸甚矣比來衰悴愈甚支離加以耳重目昏殊
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
便草草向見朋友編來敘例辭意亦欲如此正如來喻所云也
熹目昏不能親書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却
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若獨益侵而交朋
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事不能成爲終身
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
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
其厄之何耶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
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
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
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
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
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
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
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
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illegible]

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
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汩
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
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
縱横去得說得轉闢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效
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
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
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
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
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
今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
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行次不知趙宮能入山
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莫
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
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
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
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
何莫若且就己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周叔謹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經正服者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得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絰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絰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爾其一端互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絰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貂之有摺即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而幅作三輒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

答周叔謹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誤字處恐又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

別紙之喻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

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幾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

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

所據者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常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藩邸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斷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夢泉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怳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閒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搥豎拂意思者

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從
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賢友益書來甚激昂
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傅子淵

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
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耶熹看此章
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幾下
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
外生説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
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示及
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包定夫書來皆
鑽筭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
正苦其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絶於旦評也

答傅子淵

示喻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寧爾之言
固不能保其無病然其大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
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
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
化氣質而救一偏之弊則亦成已成物之際未
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
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
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
淡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黄諸君各精進掊去舊
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掊虛則又只是改換名
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
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
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陳正已剛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
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
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
凶深爲傷怛顧以未嘗通問不欲遽脩慰禮今
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
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
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
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
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皆有厭平實而

趨高妙輕道義亦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發之
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
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
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
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
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
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沖
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
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

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
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
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吾之所
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
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最起問人寒
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
厚之人容有不聞陽燧焉者非必有寄寂之意
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
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
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儇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

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詆薄前賢也注
跡之學却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
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
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
道義功利一重関耳若處置匈奴一節便使從
來才智之士如婁敬賈誼亦未免此來諭於此
子奪之間不能無高下其手者豈立意之偏而
不自覺歟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
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陳正己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
得一觀即爲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
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其
輕重緩急又有顛倒舛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
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
之說文之而揣摸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
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
賢不異即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亦
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朱子繹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弃之箇而求有獲亦没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别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界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

論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有能辦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有未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非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

解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
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
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
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偪仄不可容身之地
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
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
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
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
說話故不敢作問而隤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
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

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
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
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耻自同於
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
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諉於不問以自欺也
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
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
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
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
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

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
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
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
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
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
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
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
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
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路德章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怨之詞以此存
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
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
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
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
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
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
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
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
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

姿禀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
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
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
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毎謂熹有相棄之意
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
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
惻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
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
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
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

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
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
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
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
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
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
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
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養聞古郡多前賢遺迹宜
游得此亦正自不一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
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
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
蕩塵埃剗除鱗甲也直卿在此聞以來書所云
渠殊不省然聞過而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便
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
能踐約幸甚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
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

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
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
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更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
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
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
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爲若既排闢之又假
借之則恐其弊將有甚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
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
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
哉東萊文字須子細加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

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郭希呂

示喻銘敘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即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文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敘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敘而費許多詞說分踈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爲希呂發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甚己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甚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

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已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即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責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陸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鄭希呂

來喻纒縺似未發前後鄙意者盖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盖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

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撲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牓尤是外事但

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功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鄭希呂

示喻纒縺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

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者衰明甚可懼也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

爲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
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
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筭後無轉纏縛一生
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
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
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
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
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
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
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
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王伯豐 洽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
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
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
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
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

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
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
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
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
之卦曆家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
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
適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
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
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
治之也繁而密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
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
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
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
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
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
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
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
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
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

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
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
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
然舊圖亦未備頃嘗脩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
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
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
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
也
右・初・卦
注・・・
今於圖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楊深父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
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
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
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
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楊深父
所喻諸疑固嘗面論若未能判然莫若條陳所
疑章解而句辨之當有所決不可只如此泛論
也略剩如某章某說某句如何當取而不取過處未安太甚三說亦然乃見所疑之實禮

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
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申
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胸子細推驗不可只將
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
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
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
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
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

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
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
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
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
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復
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
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
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首初未嘗
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已吾恐所謂不
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

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尚溺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師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論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

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户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

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劉仲則 粟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

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年九鼎非可以一嘬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覷涵泳

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強

跧伏山門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救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頃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閎將

不可捨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 迪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削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及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若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

所以相愛也

答江夔良史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 南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些變改變則

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

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與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

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爲切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

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和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喻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它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

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徐斯遠 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工夫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況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騖於文采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答徐斯遠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

此如何得長進儒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從容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

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窄狹近乎看得受用處
也
答趙昌甫 蕃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
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
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
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
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彦章
承喻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

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
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
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
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
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
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醲郁之味尤非小
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
之際然後乃爲眞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
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孝悌爲
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

當更加玩味未可卒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
和一段亦皆深思毋以先入之說爲主甚幸甚
幸
答徐彦章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
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
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
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
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答徐彦章

熹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以不敏
之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并
前書送令郎處尋便附致幸反復之使得以盡
思爲望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
唯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
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
放過也
答徐彦章 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
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

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作
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廻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赤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讀詳幷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牽
設不然則爲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
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
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曰不拘乎

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去聲者時習謹獨即所謂有事
今乃中間下一然字則似以事字爲工夫之條
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
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
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
常不發也誠由動言亦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
有誠可乎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

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
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
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
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
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
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
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
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
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
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

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
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
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
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
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
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
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
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
未安

已發處亶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說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汩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汩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汩若謂未汩時全是未發已汩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不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非止爲知禮也

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爲異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縈著也謂與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

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

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若謂衰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須別有說矣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爲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爲此詳味可見矣

量敵慮勝是孟施舍譏它人不能無懼之言

縮亘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衍字作對下
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
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蔵吏之類
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
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
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
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爲膂迅以增益之也
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
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
而反信此何耶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須子
細不可如此章略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
却恐爲此說者能自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
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
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田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請官
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
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厭不審所讀
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
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
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
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
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
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包定之

中庸書未易讀更且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
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
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
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
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
必自見得其它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
可棄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朱文公文集第五十四卷後

考異

答項平父又復將此草本 復一作複

答傅子淵前日之論 前日一作日前 閑中八寸也 一無也字

答布呂性命說耳 命下一有之字

答徐斯遠却全未有所安 却一作都

答徐彥章操持涵養 一作涵養操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乾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本爻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問之

言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
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
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
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
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
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
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
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為國治民

之事特患學者不能用之耳即義利之對而
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
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
尊賤之偏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
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為
切己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
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
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
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
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
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
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
一惡孟子何以皆謂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為為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
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
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

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
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
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
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辯告
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
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
養不可說孟子為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
言也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旣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鄕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迫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造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善矣然夭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夭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
或問中以楊氏所識王氏之失爲非是柄鑿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已應物固無二道然處已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已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知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

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為淵深微妙而非切
於一事為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為中庸惟
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為出於人力之所
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為
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為物欲之所累處非指
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去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
為氣稟之性若以為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
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觀之
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氣
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
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氷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
納為言則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眞性者矣其
所謂未嘗無者豈以其[redacted]之中實無一物
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性之實體也

既如此說即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
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
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
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並兼包并容之名是
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
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
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
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
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
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
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
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
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栖稿以爲舜之

大孝所遺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遺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専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乙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後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智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之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

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
以為當盡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
而世為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
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
故以其言為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楊至之 至
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

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
户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說則
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
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
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
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曾面說至之有膚淺之
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
歸來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為學復如何彼
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子行等可法諸友於
能類聚以疏說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

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概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為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
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
然然三者亦是說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
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備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怪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
之言固渾然其中自有條理直是毫髮不可差乖
如今人竊隔牆倒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
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
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
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況此兩章正相連
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又問此不間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是貫以明

隱也
進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衆違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
立異議也
上焉者至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
言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 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
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

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
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
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
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
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
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
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
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

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
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己復禮為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
要在動正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
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註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
不若死之為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
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為蔽於小則可若曰
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
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
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
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為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
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名
正矣然孔子之於衛事非世臣親非貴戚之

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己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
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
令出從蒯聵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
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
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
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

識别有微意否
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
詞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
其實有此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
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
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閩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論
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
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臾有閒毫釐有差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
敬耳非兩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

此理分明列兆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
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
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
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
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
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别商量也集古後録甚荷留念但向見傳漕處本中有一跋古鐘鼎帖銘識程伯壽説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為一字者甚有理後來見尤延之説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説以讀尚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録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為尋訪恐有别本只為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為看過訖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删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為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為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一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為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内外勞擾遂不寧而愈乃知君逸臣勞其養生之

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已者之正為母也至如封叙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為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

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更俟病間續致
來報數日因人說琴譜看之頗有條理然不
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
面論

答李守約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
又見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
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
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
不免以愚劄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

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
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死轉回護
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
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
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
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
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
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

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
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
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自是
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
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
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
謂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
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
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
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直箇識得故無田

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者亦豈敢以爲不然
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
枉作此忽忽耳君謂與時消息周旋行而不悖
也

答李守約一本作答李將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
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以至矣前所寄
者今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
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疾惡不仁之
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
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
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
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
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

注正之而非僞飾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
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註曰驕矜誇吝鄙吝某竊思之似謂
誇其有於己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
程子之言曰驕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
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注之說不同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
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
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何矣則以爲夫子
自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
則以爲夫子之謙詞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

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
告人而謝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
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
能辨之者
沽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
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
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注不取何
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
恐不然也
不忮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
謂不忮不恥己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
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後載呂氏
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似非此
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恥己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

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
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
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
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
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
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
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答李時可
中庸非自成已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
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僞則自然及物矣蓋
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
而各得其宜也竊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
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合
字有疑
唯誠爲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
自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

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
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
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爲稱
者是互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爲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略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正萬物育焉竊
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
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
者言教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教伏讀章句
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

人數句（百字疑之字誤　正字疑止字誤）
說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
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恐之大槩有二說
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
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
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洽
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
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
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

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
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卻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闡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於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

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也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效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

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即大叅之謂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曾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曾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訪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閒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則附篇末也記得其繳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致之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日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必須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即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舊雱說然荊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已者然風色如此不論他人雖賢昆仲亦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閒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之命也亦無可柰何矣書說緣此閒禮書未了日逐更無餘功可及向事只略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夾注其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低一字大書若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論于河逆九江等與今所取程論只有辨而無辨大是欠闕處更子細補足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如治梁及岐恐是負荼周章貢程泰之說著力論然亦更低一字寫之不但書中梁山岐山則在今鳳翔府同州近河縣可見自京兆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望則可見其地勢之高已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截其本義而斷以所見則說

者讀然矣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
後有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為四段導水
則一水為一段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
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疑斷亦如之如此則
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目
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
要得學者息却許多任意身心除却許多閑雜
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

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
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
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
聞也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
人未須如此胡說為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諭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
自然盡得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

側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
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
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
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
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
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
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
也

答包詳道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
恍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
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
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
是未甚平正方略窮究根未得奉呈然使賢者
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
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
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
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些話如

敏道今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説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别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嚮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

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説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顔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恐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已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喩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喩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淩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説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説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户

而口傳此説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喩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喩灑心澄氣剥落向盡開若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喩已悉但道旣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

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者也一笑

答符舜功 敘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 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

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示悲鬳頌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

[illegible]親者止亦不在此也

答黃巍先

示喻已悉但既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箴規則何必為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辦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為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分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為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為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踏得脚跟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添纖欲纔礼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非點耶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為彼所笑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比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

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來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效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包顏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償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論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

誤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為絕句學字自為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redacted]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redacted]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

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讀者多以為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為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

大抵此本　本一作是

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
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
于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
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謙厚篤實之意
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
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
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
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悯然不意
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
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
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
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剃有期急作此
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
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
晩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
爲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
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
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
則怠惰發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
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
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
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
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
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
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
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
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
則他禪宗許多詭怪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
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
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

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

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

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

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

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

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

以病痛盡在此

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

立此謂之誠心邪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

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待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在

其中

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

恐學者流爲兼愛矣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

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

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與貴貧與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爲大

賢已下說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

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爲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

不須說不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

中下一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

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

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

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

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正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爲盟主却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說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爲學大體已非二是滅絶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要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甚著若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問之曰若謂旣死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說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懸度[illegible]

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二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峩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餽其所不當餽之人而不稟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illegible]

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筆硯墨受之無說第不
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亦小學之
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 師錚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
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惴然
自謂弃一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
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訃
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
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

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
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
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
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
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
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
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
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題孟
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

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推挽耶

答康乃曹 仲第一本無仲字

熹衰頹杜門少與人接頃歲偶見足下省闈條
對之文愛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
見數爲士友言之迺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徹
聞而又喜賢者之不予鄙也示喻縷縷足見所
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
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
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荼忽放浪而
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

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
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
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
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之有
嗣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數字

迺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
見雅志之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
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悴多病目暗神昏序事
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

以敎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求歎而議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答邵叔義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甚善甚善來喻祠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敢率爾承當又念顯日甚佳却欲附名其間使

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須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間取之爲幸絜矩之義乃少日間之先友范公名如圭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據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莅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解說舊本紕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刊訂似頗得聖賢之遺意怱怱未暇抄錄求教

答邵叔義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眞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壁標榜反招譏訕也

答邵叔義

子静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恠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

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來爲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答湯德遠

示喻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陋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悠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王德修

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靖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靖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旨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其慰甚幸一一說頃歲蓋嘗

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二後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途即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 壽

示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通暢矣牛山之木一章比類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性之所爲也指之反覆顛倒之說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舊說夜氣不存只是程先生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此語最分明更詳之）是豈人之情也哉此句解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靜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靜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性情者得之但

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須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尤荷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尚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丈丈再爲讎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惑亦幸之甚也西銘說極可笑渠本春守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試橫渠說力未答乃退向渠大日清明此亦足爲學者之褐也

答蘇晉叟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際判然不疑即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易圖亦有書紙論其意後來有少改更脩改未畢它日當寄去論孟解乃為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鬻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聞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者亦不足觀也近為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答蘇晉叟

所喻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當更宜虛心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喻亦太說開了更宜審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答蘇晉叟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即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受用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

見無益於實也

㴑竊謂性體純靜無善惡之可名愚知之可分而情與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清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redacted]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即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發無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矣不賢者即其

才之不善而矯其偏則情之所發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redacted]不已漸履其常常而久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矣故循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質過則性因習遠情不離性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靜明潔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㴑擬欲以是爲性情與才之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

反之於身即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貫有下落方有下功夫處如此泛論并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力處亦不親切更望思之

漆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中也宜也時也粹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泛尚何覺知此體

此用爲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體不勝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廢體用混融妙理純契一天地之闔闢曾見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漆擬欲如是讀易乞賜批誨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别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此說說便了即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耶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漆竊復以謂既得之之心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著覓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漆竊謂學者儘收斂儘安靜去道儘近儘放逸儘流蕩去道儘遠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理固如此不須如此安排後章倣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條理也知終終之終條理也其義何如乞賜批誨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竟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此語亦可更考玩也

答蘇晉叟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揍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答蘇晉叟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

矣

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

報耳在親迎黄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俔胄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考異

答潘謙之卜田之吉占 一無占字

答楊至之朱飛卿 一作朱雲卿

答李守約 爲之所宜言 主靜之說 下有非之

李守約問酒吏有問 下有私分萬將不決而然不求加冥思熟有望

天幸易成三綱既淪九法可斁

答郤不及此也 下有集略例當如所論或問集略自爽不必多看矣所得刊本誤也

答所論克復工夫 一作答李時可 問不快不求 下有章患背思也

答包詳道示諭曲折足見進道之力 作辦方一 無因緣相見 因緣下一有可以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趙子欽 彥肅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聊貴書之尾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接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皆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横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嘗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為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為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為終有愧也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為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為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

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象九耆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焉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際不容躔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苛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尙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

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幷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昏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戶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戶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

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宰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甚精然都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

東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是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肖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埒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卻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摠領方

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要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彊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洪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話喜扎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

抱得以傾倒而萬一將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異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與詞三復悲歎不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所勉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

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詹子厚

罪戾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如成

行否因適書華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所可脫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曾泰之 祖

所示鄉黨字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意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 庚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閽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叙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比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漾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論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己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適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為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傳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習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為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

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為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處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為永監也

答葉正則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為傳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覩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它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

狗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胡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叛說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攬作撑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它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

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然者
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
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
辨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
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
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
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
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
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

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
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
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爭殺決不暇讀佛書
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
切不至為此言矣試以此一端思之可見得
失劉智夫比聞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
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

實微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
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
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 元純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
讀書度未能罷且欲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
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
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
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
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

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為養病發也今人但
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
此卻不知得它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
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
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
學問根本亦不為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 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
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書
亦作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

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延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 誼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某蚤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顧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

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間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即日極暑尊候萬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槪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

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病盖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情性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惟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僴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即理也今以爲

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
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
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
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
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
見布禀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
以有者以是而已苟無是則氣化將斷絕生
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柢造化之樞紐

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賢
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禀受動
靜而言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
性則性蓋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
賦予萬物萬物禀而受之者也雖禀而受之
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然則
性與天道非二體也語其分則當然曰道體
無爲也人心則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物
理感通變化之機莫不備具而仁義禮智所

以立人極也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
倣職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性即理也而
繼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於此未知是否
義愈精則言愈難斟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
藴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
者人所禀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
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
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
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

言耳來諭所云自是胡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
關也

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
也乃邪心也謨舊常疑此語以爲離邪即歸
於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
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覺看得
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以
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
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
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

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爲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物欲亂於氣習故其

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其當它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爲

正必也如程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

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或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遺然而仁難言也嘗即聖賢言心

處及程子講論及此者觀之亦隨有所見此
因讀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
氣發處乃情也此語以身體之似有省處而
後於聖賢之言與程子之說似可類推夫仁
者天理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
流動發生之端緖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
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
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長也
夫穀之生而苗長而秀成而實根株花葉形
色臭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然莫不根於種
而具於生之性譬之溫厚萬物之理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以至於屣履之微語默之暫亦
皆有爲當然不易之理莫不根於心而具於
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
以兼備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指其用則散
殊雜擾變化無窮而大本一原初不貳也只
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然人之有是身心有
自私之蔽心旣不宰而情爲之汨發不以正
而人之生道息焉故斯須之間有不存則君
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須是於統體上存其發

用一由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
事事物物莫不皆然始爲盡人之道夫子未
嘗許人以仁者如此
所論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緖爲
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
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
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
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
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渾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
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
乃爲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
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
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
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
實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
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
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
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
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
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
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
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
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偷
以示諸來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爲刊
討欲因發安便人轉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
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方以爲撓而後
問適至欲追思録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
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幸一觀之有所
未安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
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
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
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
郛郭也以此攷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處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
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
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
正爲此耳恐不必專以此心之存爲無邪心敬
不得拖然後爲有邪心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
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
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
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
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
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
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
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
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
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
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
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
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
端即所謂生之性又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
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
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即程子所謂陽

未發處不當以是為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
之時固已正矣若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
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功之深其論天下無
心外之物一條尤善鄙意所未安者只此數處
爾諸人所辨雖不可見然其大槩具於此矣或
有未安却望疏示

答方賓王

前書下詢數條類皆精當故夫未發之云乃其
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
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為害不細往時嘗別為

編次正為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
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書言
之甚詳蓋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為
然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
為未發也衛鄭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
相似（劉質夫所錄明道先生語）胡蓋祖其意而不悟其失之
毫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
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
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
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
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具有効驗爾非
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
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
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
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
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

之還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
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它亦
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
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
可惜用許多功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
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
知只是鬭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
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
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
多少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

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爲尤精識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況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

語其間揲蓍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尚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窮究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答方賓王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己意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視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爲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爲合於義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所守果一出於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視其所以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

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君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當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

言
知之爲知之一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

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曰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至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

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保其應之而必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已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所見甚大而不肯安於小自察甚精而不容以自欺則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此夫子所以悅之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爲佳

不念舊惡一章不知舊惡爲何事怨是用希不知怨是人怨已或已怨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爲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忘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辯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

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
以天倫爲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
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
毋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
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
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
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
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
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旣薨而夫人欲立
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

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諸說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
非教也唯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
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
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
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
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擧物而遺其則將
有運水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諸說謂由聚散故有生死
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
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
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
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
已不然將求諸恍惚湛昧之域終亦不知焉
耳矣

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
也

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爲
何也張子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爲成法未有
以見其所指之實也

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擧之一章程子曰人各
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
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
未得其說乞略示梗槩

人各擧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擧矣不患無
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
自知而後擧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

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蓋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
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
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
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
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
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
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
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

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
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
一之為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
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
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御
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為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答方賓王

原缺

聞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
師其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謼衆生

却令且回令別寫附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
人意須一再試郡吏無人可使始知人才難得
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真無可恃也常平之積所
在空虛無以為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
緣和糴故樂土亦為凶歲此又未有可為之時
也不知莫府之議何以處此耶

答方賓王

病軀雖卑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
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為永久之
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總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孫近殊未可保且得私
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
得平淡着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
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
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
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
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

若一向如此遷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論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
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
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
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
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定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
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
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

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
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
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
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
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
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
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
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
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
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

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
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陳師德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
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
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
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
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
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

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
士友之望

答吳申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郎吏於監學畫到如
此因問楊廣文元範渠任學久亦云實然遂依
本畫之近到都下遍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
也

答李周翰

熹跧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風猷鄉往蓋
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

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茲辱惠書示
感歎來喻詳複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
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
內實安於卑暗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
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悵歎

答李周翰

示喻纏繞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
復記憶獨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
聃之意耳今乃承有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
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地育萬物厚人
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上文不知盛意之
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
之則雖自顧無關可抽無鑰可啟然亦不敢不
披露胸臆以求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
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
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
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
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實之終
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
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
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
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
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
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
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
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
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
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
哀思怨恐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
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
以文義
詩且遂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
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
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

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庶不枉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爲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歟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

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朱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攷之下

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爲關鍵也

改踐形說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即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謂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

雜之而不能實其爲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爲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爲惡之實則其爲善也不誠矣有爲善之實則無爲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即是此意未嘗異也

答鄭子上 可學

前此所患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曆亦甚子細今并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

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欲
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
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
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
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
歲暮或春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
懷想耳

答鄭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
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旦
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
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眞是學問之要不可不
留意也

答鄭子上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
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
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
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
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它求其
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它事只是此本
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即自然尋得路
逕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
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
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
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喻也二子同往
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
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
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
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
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
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
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
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
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
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鄭子上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緣人
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鐫鑿甚可歎

權也

答鄭子上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撫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略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

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不有他意而說者推以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露以陽晞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看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從速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詖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為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為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為如何趙推書云談義理者多被擯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辯譊譊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卒章幸深留意也

答鄭子上

子晦書頗致之或相見閒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說鄙見正如此南蒯事國語中所記尤詳可檢看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訴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得有歸著乃無窒礙耳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思意思昏憒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卻未瑩不足據以為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齊禮之類皆舉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為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卻可撓動請更詳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夫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為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卻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

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知至意誠一段

來喻得之舊說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它改處亦多恨未能錄寄也

論易傳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

式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被人說得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脉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

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厲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似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答鄭子上

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

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

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内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略譏責以爲内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内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略指愛以爲在心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内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它人便不認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知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答鄭子上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弟其爲仁之本言卽重蓋世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段當於

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志學一段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爲之漸然其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亦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識未至而彊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聖賢之學非常情所能測佽約如此須有與他人不同處耳

子謂韶盡美一段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樂聲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揖遜征伐是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忠恕二字本是學者分上事不曾刪去忠也恕也 今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明指其為忠也未適如何

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所改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 此注是後來改本解釋極明白矣

答鄭子上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為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為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以此反說之如何

此說得之

回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此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可學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

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說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泰伯及周之至德

此兩段且寬著意思看事發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答鄭子上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

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他說已多得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爲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爲於陰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謂仁然後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理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說性善自情

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名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精見於內故其說差

此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

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

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

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均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凡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恬不加恤愛安在哉竊謂理一

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一但借此言）但指血氣言之故混人民物爲一而其它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聖人於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恐又不同

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逢韓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旣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

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illegible]

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答鄭子上

誠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中仁用也與禮義智皆爲誠中之一理仁爲生動之理包含義禮智則又合爲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

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者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又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爲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爲進退非以氣質亦爲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淸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然
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
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
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
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此教反覆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
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
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審却恐此處功夫未
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

子細着力以固根本爲佳

答鄭子上

近修何業因來寄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
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
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願其來
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
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答鄭子上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使有
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
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
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
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甚幸也病中不敢
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語偶
便附此臨風依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考異

答前日看所寄易說云先天次字序一作第

答鄭子上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云云苟且
自此苟且一作流於

晦菴先生朱文公集卷第五十七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 振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兼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一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

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為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死亡慘未暇細考然其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惑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疑亦甚精密但

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不合以生為性正是便認氣為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兙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湊成什一注中

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為助此語亦疎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兼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兼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如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

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答李堯卿 唐咨

示及疑義已悉來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新鹽莢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爲否

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李堯卿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來處確然不可易者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則體情則用仁之爲道本性而該情而心乃性情之主乎主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主乎情則所當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愛行於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縱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鹵莽便無終始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

到而無不慈貫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
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
民爲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
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
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
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
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
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
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
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入類求之五祀有尸
其義如何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
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
有常處耳据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
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
兼大傳爲說集注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
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既謂之成功則

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
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
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
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
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
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
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
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
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爲戒也然以子路請禱
觀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以
古人之誄對則是子路但舉此誄詞謂其有
此禱之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爲請否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
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
樂循環代至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
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
乃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

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已勉人耳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況所謂憤耶

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某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小大之分所謂禹稷顔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欲得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辨必於彼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翦商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耶方其去豳也為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為民之故必欲拯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為民無所利也

太伯只是不欲為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

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
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從有
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
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
它僅可以髣髴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
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
　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攝
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
　莫是心與手齊如此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
　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禘說與趙伯循謂魯太廟以周公爲始祖以

文王爲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
事每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
　又有所謂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
　大小各有其神耶抑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
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形而觀之或
小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爲天下之主則
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
諸侯爲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名山大川諸侯
祭之士爲一家之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霤之
屬爲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專爲民而設凡
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必
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
有先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
而爲之等差其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

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
可揜則上而王者之於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
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蔡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即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其鬼神之德感通
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意推求不審是否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
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
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祗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
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
有可爲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欲墮三都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郕圍
之不克聖人舉事自來精審何故郕不肯從命及圍之
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墮是時又有可墮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
肯墮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某往等與先兄異居不知者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
子妄慕按温公書儀立牌子　不知用古尺只用匠
者尺頗長大且當柱於趺考用紫蒙妣用緋蒙考妣共
用一木座從上草下至趺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誠
然再有懇請家中所設之上既不可動柰當只諱俗節
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祢祭其曾祖以
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
兄爲祢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關高祖之祭下無祢祭於
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後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
之遇當祭祢之月亦欲私舉祢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
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祢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盡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
哀敬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被曾叔
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温燥蒼
皇掩塞墓面碑石狼藉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
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往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脩
整春秋講墓祭之禮今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
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祢忌日之衣服飮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
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
又當如何

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盡遵行且主祭者易以黲素
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諭大學改字處已報占簿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

宮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
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
爲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
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討
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嘗有
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
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者別去推尋也

答李堯卿

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
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
故或問於此章一衮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
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首莫是
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
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爲
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
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
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
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
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
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
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
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傳
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
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黙耳此傳
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
容得浩然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
見浩然者本自聯屬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
慊與不餒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聖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
和任各以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　塞者日月之往來寒
暑之迭更與大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

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淳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惻怛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那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顔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内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插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格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照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凡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

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
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
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
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
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容
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
處也不審知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
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
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
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都
日處悖理傷義如此其它更不足道矣孔子
知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
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
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
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
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
審度輕重而卒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
言之恐重只是告他國不能請方伯連帥以

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其自潔之義
乃戀戀復反其故居云
陳文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
事乃以為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
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勢說在
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
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
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
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
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 不容有越

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
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
通法盡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
心但於日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
或敝則關其用亦不能恝然忘情於是物而
不為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
亦非賢達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
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眞許之與不可
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不可之不疑下字之誤）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
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
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
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
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

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
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
氣象亦自不相竝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
到若如何是二者之辨處恐在學者於此有
先後之序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
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
字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當玩味此章三
句固是謙己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
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

流不少離而身世事物之念皆灑然不凝於
胷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
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
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
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
服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蓋得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
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

樂亦與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
飽也哭者哀之至乎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
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
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
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眞情自有所不
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
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
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章
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同留飲
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

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
以疾則僞難揜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唤情而
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
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
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它所與
夫送人之葬而與飮腓燕賓等類不審有妨
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
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還忘處看謝氏乃以
忘哀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
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喩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
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
爲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
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如命何皆斷
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爲剖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
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
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見在伯
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
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
父子繫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
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
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
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
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禱集注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
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
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
然世俗纔疾病則黷神不禱靡祀不修此乃
燭理不明而惑於淫祀不知死生有命在天
彼沉寃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鄕
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擧而
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爲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
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
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必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
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往懷但不
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
胸中休休焉和樂氣象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
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
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
者氣象又爲如何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
感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
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
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
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
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
骨肋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
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狷所氣象足以
大有爲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
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
說狷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爲狷者志潔有所不爲而可
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
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
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
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
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
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
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
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
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
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
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
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
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

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爲悅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爲悅則終是令人有作容不着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

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敎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

喩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障當入大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

它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聖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為法而其不善則亦

當知所以自警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動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漸覺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云三語皆以其不能為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為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人之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天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為中人設即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聖人所謂命者兼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下一語是為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竊謂諸侯繼世

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承
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
可以光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
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
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汋無所承烏得以嗣
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
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
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
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
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子而撫國也此皆

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
拂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
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
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
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
然以求卽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
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
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
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尔于上下神祇固
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
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
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如何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
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
者

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
今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
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
彼既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
而實非關於誠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
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
恐心是不相似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
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
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

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淳思
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
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
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
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
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
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
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
感所以爲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
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

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
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
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
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
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
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
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
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
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
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

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
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
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
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
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
一於淸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
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 云云 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
亦英才高第皆聖人所深獎篤意者而予懈怠

如此故 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
生[redacted]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乎 云云
義理無窮君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
不晝寢而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
張無垢更宜收斂就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
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 先難克己也旣曰仁者則
安得有己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蘇

脉猎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

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㨾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

曉此一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啻所難爲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旣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挪雜當其有挪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匡人不能違天害己處此問病處亦與畫䇿章相類

聖人旣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慝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 云云此自爲天地間說至重云云

慝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
只是胷懷平坦寬廣不拘坦字就理說由循
理平坦然後胷懷寬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何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
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
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
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
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
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此以其說自分

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
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
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
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
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
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
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
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
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肸
勢猶未也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
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
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
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果如何
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
掊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
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求
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

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
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
見邪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
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
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我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見兩字並言既篤
而又信否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
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爲之既

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
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
謂德者是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
性處也
侗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
之意或謂原愨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
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
子愿愨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
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無知悾悾無能竊意侗者同也
於物同然一律瞑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
也悾者空也悾而又悾是表裏俱悾無寸長
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
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為善非
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
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
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
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
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
字太重似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忌其貪味不苟
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為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
二章所辨則恐在當時為可耳
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
問乃為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
及之耳
文之為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凡
理義之載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
於威儀華采而為盛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
度而為斯道之顯及所引為有文理之可觀
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交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
說則恐未然如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為威
儀華采禮樂制度耶
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
者以為一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
字意固不重疊而字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為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
可下物字若作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
以異乃為全備近已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
甚間隔竊疑若已字辭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未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
者乃在其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
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
之可及也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
正一 格物時猶可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
所謂豁然貫通處則必真積之久從容涵泳

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索可擬議
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
透徹云云 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
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謂天
理而其相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
天賦於人而言秉彝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
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一定而有常
也常即善之所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統
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
則詳之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太
中無所偏倚為萬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
以是為樞紐也此比所謂衷則又加確矣天
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為稟生之全體而
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
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
賦於人而詳其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
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而心則包具焉以
為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又加實

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爲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衆辞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理然揔其根原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爲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内也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物體用動靜

内外終始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尤爲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爲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引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 又嘗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爲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它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旣無所不盡眞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大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

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它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書有一段辨此

後以非所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
文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
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今人云劣兄）則可見矣（周公初基一節是錯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
如此未是就人爲上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
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恐或涉人爲
私欲處說以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合
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

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
向狥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
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
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
子自已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
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
以禮律身所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
也其義如何
小學 實是力量不足故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
已者其所以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
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
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
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
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
耳
貧者窶吝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
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

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
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
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自
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
意自不同否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
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尚絅條以爲已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
弟子經問 以爲已立心明之象莫是有實在其中只要
自溫好不用人知否

以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答陳安卿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說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爲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爲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天果未欲有爲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

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術本章三義但欲因其事變看聖人心耳張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爲君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爲天命猶未絕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今以

不食焉肝未爲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卽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也堅是理義節會難考處如數端參備器根錯節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俯仰者望而莫及之貌鑽者堅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纔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悱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

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卻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旣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堅高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心悅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受卽似鑽博約之功亦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爲堅高前後

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淇決水通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疑礙濱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否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卻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為是耶恐又有在後者焉而判其又似莫覓實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為聖人之守卓卻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然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

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得之

川上章有不斷之說亦猶解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見得理常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說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儺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

陽一帯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顔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悄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illegible]

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驗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李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舊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辨非大義所係亦當知

之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

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純然是本底[illegible]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瞋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亦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

文兩節乃是說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
而下文一節則言天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
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
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
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
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
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

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
事則知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
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
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
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
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
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
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
大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
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

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
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
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
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
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
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
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
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它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

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
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
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
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
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
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
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
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
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
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

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黙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其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

批教後來之然其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以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後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自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許夫子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它尚有不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

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
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
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
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
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
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

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
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
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
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
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
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
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
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
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
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

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
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
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
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
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
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
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
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
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
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

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然如鑑之
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
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
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
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
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
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
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
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
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

之命亦與之爲　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
之大略也王丞　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
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
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
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
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
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
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
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
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

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
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
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
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
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
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
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
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
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
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

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
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
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
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者也所
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
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
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是理流行吾
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
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

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
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
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
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
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
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
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
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
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
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

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
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
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
焉則天理便隔絶於變物之際而不流行矣
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倒則天
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
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
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
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
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

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
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
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
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
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
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
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
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
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
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

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
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
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轉辭
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宜見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
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
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
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

所寄諸說久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并附還又
堯卿一絶煩爲致意達之也前此所問主祭畫
據禮合以甲之長孫爲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
日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
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爲
僧無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孫說未眼細者
後便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
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

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貢能知所
止者必貢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
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
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真
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為快然既曰無矣
而又繼以甚者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
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
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為非有字
若之為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
處也捷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略有漸

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
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
知性俱為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
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
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
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
辭又當如何

故進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 諱名字）
（歲子孫某葬之年月）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于先塋
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
間數步又別為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
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
程子葬說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
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慮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
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

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槀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
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
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似

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答吳公晁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浮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魂魄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魂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小兒無記性不足蟲骨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魂也淳竊以爲魂不離氣魄不離體魂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精處其所有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也論問未能無疑之自見得失今

不須求之昔所與王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亦

即是氣魄即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月之不受日光處則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虛說未生以前事也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嗚震悖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眄孩笑若則發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喜逆情則怒凡其嗜好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萌其萌有惻其隱又似有生意何也嘗思

之群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生之心就本
位上已略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耳
是所謂闖然若在人則為萬事沈寂之際其
中虛靈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
生之心就生體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
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茁其萌者與伊川說
無異惻隱則又在茁萌已後乃已發見處達
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為復
以月運言則晦盡朔交為復以日運言則黑
極而微露於東為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
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知者復也

闖字後来亦欲改之但未有穩字耳茁萌惻隱
知是正指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
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

補遺

李堯卿問近思録生之謂性性即氣一段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　在明衣之制未詳當缺後
陳安卿問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
賢者聖人譏厚於此事可見而蘇氏說恐未盡
不然在一樣病痛時詩有之之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敬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旨
為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己復禮之目說得未盡
已改作傳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
樂學者不能躐進唯子貢之無諂可為此語有
病可并思之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

節文處　之方體已稍破然禮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
可只如此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
及夫求之而得禍也　兩意雖略相似而大不同
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如此說則道與物為二
矣況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
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可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為已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

一易再易之說聞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略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略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

可見髣髴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直錢三十衣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　重然其責實皆然則人亦不以為病也

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豈也）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矣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論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

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諭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己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九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況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點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拙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欲詩傳作一書後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要與鄙意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

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體也自孔傳便
以女子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
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
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
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
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
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
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
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
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

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
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
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黄子思詩序論李
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耶
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黄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
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
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
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
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
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
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
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别蓋
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
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

非一人設若非一䇿而其説之同如合符契非
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
不可不察

答黄道夫

示喻性氣之説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
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
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
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
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
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

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元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謹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從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宋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矣寄于松溪汝丞子能也

[illegible]

示喻纏綿不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撿身則動靜語默之間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日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涵養之實可受命雖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癸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便至竟辱先施三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騖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聖賢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尤爲深切其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一不兼舉此亦所當

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蓄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摭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敎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 錄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嫌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敎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計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辛酉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觸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吹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已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措以窮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 錄

伏承遠貽書訓禮意甚勤而所以敎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敎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敎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諄諄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猖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之

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有孔子亦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
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
為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
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
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
馴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
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

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
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
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
為累係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
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就講
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輙然其愚未知中否
有未當者却望垂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
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
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論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
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
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
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
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
命浼聞但願頻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
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
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
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
未見有看得徹底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
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
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
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
泥古人言句也若欲盡舍去古人言句道理之

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推出處
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
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
秦耳

答胡平一 元衡

白鹿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
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
眞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户哉所喩三代正
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
而姑置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喩考究雖詳
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
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
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
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
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
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
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
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
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
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
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
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
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
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
前輩亦未有快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
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
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
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
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
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内事無片言
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
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
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璞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
之於己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
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
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
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善甚慰固知他人不能
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
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胷
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
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
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
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
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
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

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
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
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
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
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
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
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
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
用間己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
日月至焉者說顏子仰識不可如此論今既明

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
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為而復有此疑耶
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為當如
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
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
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
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
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
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
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

諸儒說到此處皆以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
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習次憒
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厥未敢
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
後時時提起略一窮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
見訪顧候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為致意然又
恨志仁有書社之行不能偕來為不滿耳

答徐子融 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大故所
見亦如此剛決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須益

加詳審專就事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
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
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
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
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若從初心不向
裏故雖擺人事坐閉目合眼而實有矜能畏衆
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
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

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
才聞便取僧言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以與
吾不同之實固爲疎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
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
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
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
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目合眼也想
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
不服而有此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
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

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
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
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
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
詳來書所謂親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
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
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
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
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刻地不是矣

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
己者妄相尋漿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
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
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
不曾理會率然問等操難底問頭若照管得到
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
白平易切實之言於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
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

卒然答之致誤一向如此狂妄此某之罪也焉不及告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緒末令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

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

指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

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喩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目而遺之以下種種性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

優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俟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猶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孤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為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議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為後生讀書之法熹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為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

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

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貴池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已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志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冊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今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併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夕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李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複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諭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志浮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僥幸躐等之意

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督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

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冊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
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
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斬
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袁爲序者
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
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
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
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即枉費功力矣韓子於
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
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
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
悟然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
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
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
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
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
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
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
者也深之密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舉

畢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 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
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
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
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潁濱解孟子浩然之
氣一章皆是此類無一字說言語）令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
別立規模將令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
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
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

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
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
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
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
讀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
邪其他如好樂有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之說雖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
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
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

思索切己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便見
謂爲佳就此反覆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
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所恐
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
求之則此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
之役道里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
春不幸長子喪亡哀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
三山始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知先丈郎中已

遂窀穸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備見
昆仲顯親傳遠之意惓惓誠確有人所甚難者
又不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雨寒遠惟侍奉佳
福銘文之喻昨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
厚固已心許久矣今茲人來適此禍難初意决
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間爲之別尋
的便附去既而思之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
再遣使而後得遂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
必得便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
隨至建陽輟哀抽冗亟爲草定繕寫封内但鄙

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事狀所載亦有
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略自應不同二
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記未審時事之類）三則病其頗
涉於神怪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
且寫得一本旦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范
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又承深之遂承遺澤
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
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昔區區之
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
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

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
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
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
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秖以重爲
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諸賢者意中未甚
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
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
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輒且以定省溫凊
之餘功收拾思慮涵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

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
今之學義利之間粗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
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揉而謹
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
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
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人還無以為意臨漳所
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
為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
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
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為仁故
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
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
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
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
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
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
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
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
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
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
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
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
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

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
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
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
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
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
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
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
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
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
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

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 賀

所諭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

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

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祔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遷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此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祢月祀於曾高時

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祢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

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爲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諭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

考同之豈容如此況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
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
要未爲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旣
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
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
祖廟而幷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它廟若遷
上二廟則此祖已當遷于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
也旣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
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它廟或夾室而遷新死
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旣遷而未祥

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奠
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
問此時以旣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
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
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
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
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
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蓋無
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得如
何幸更與僕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飮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
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飮酒之文注云
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
行何如但一人饗隅滿堂不樂服旣不輕而
飮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

禮旣無文不可强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
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
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

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
知小功緦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旣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
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
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
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旣
嫁則服自當降旣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
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
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
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
戚有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襴衫布幞頭取其
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溫公之
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
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
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
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
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
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
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皆主之非也

夫之黨其祖姑也今賀有姑其夫家[redacted]反歸父母家
既耆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
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鄉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
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賀婦
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
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
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母
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

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因思他人或
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
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
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
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
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
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

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其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

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擧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

掩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夐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卻假以行與那眞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項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

寓看來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

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卽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顔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冲和温粹渾厖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卽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

仁爲主而以別簡爲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孝弟爲本是也寓惡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變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

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癢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其無一豪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顔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豪之留所以喚此仁

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久當浹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

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署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旣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擧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梢自知其說爲是朱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擧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

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敎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疏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得慢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

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

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為德注云體物是其為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 浩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為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蕪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為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為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

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衛老 絅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 絅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

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絅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 綱竊謂三子皆執一
而不知權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
在陋巷之時即顔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
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
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
禹顔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
樂者何事綱謂孔顔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虚心玩味兼考聖賢

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
益於事也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綱謂大意者得非天理
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胷中灑
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
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
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
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綱謂夾持者豈
内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
乎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
得真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
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
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
破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
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
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
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
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
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著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為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為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為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究其去者儻遇辯詰詞

必窮矣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恥也不知於此當何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胸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況未必不陷溺耶至於欲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

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所謂傳心法者
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
玩味涵養也

答鄭衛老

昨所示卷子久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
條理不易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
字便見草率之甚下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
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以楊墨爲學仁
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
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其實之尤者今
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
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
此揣摸籠罩將去即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
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　三一

答張敬之 顯父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稾人之職未嘗
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illegible]
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
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
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
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
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
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

朱文公集卷三十八　五七

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
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
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
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
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
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
極言所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
要處當著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迫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

可為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太
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
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
以有為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
可畏之實耶
彊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彊弱有異故
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其一事之如此而為得如
此而為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彊弱為
得失則是彊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

善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
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
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
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
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
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
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知聖有始終之
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

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
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
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
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
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
為惡唯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

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
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
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
出入無時鍾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
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為陰屬故其氣交激
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

酉爲緯卯此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遠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應不得不濟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 堯

十二月十一日熹頓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奉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艴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際終不相聞而今者承書誨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内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況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郤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

免有方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未由面扣
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
是所願望

答鄭[redacted]良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略奉答但大抵用
意未甚親切更宜虛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
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
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商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嬾廢今但

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
下須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
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責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
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
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
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
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
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
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
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
他書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
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
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
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補也耳若只如此

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考異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不容不結 一作詰　第二十版

安能必二公之見從 安能一作安敢　第二十二版

答宋深之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云云然此
等處此 一作然此等語　第二十五版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浪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深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申免如陳了翁南北作謫官及被謫猶著白

布衫繫麻鞋赴旬呈趂延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有得通透了到講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於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項年嘗因人

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棊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鶻侖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

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二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

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貪

亦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分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体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

危爲安上無爲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義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於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乾是者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當

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游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 然末一本作然後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爲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 然又一本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

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穿鑿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爲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

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
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
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
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
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
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
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
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

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
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
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
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
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
見也

答朴正卿

李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
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
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

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
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
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
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
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洪者非但讀書為然
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
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為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
聞之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

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
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
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
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
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
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
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
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
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盤

本皆為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
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接以見教千萬之
望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
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
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
不必如此閑討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
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
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
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
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
以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
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略諸說之太煩且
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
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
為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
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
獨即位之說為無據也若只欲為場屋計則姑
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
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
也

答龔伯若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
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
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
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
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
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孚書
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
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
傳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
此子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蘊

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
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
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
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
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
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
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
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
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
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

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
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
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
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
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
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
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
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

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
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
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
撑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
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欲捐
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
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
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
捕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
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

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
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
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
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
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
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
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獨論中所談儒佛同異
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
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
猍非寂虛白清鎣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

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積累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著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元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

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 夔良

弟子職音韻

此非人義所繫不暇深考

夔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

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
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與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蒙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
敬親事長從師受業與夫洒埽應對進退之
要皆括乎是自二章至末十二章又分明條
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從事蓋爲纖
悉其四章第五饌饋注餽謂選具在食蓋饌
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
疑進字誤作選字未審如何又飯是爲卒注
既飯而食則卒義未能通五章三飲二斗注
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斗是何器毀義
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拚前扱祭扱字
何訓用何物搜斂所祭置之何地入章葉適
已葉義如何（葉是葉舌此句即由禮 疏謂以葉自抑者也）章措揔
之法汏揔設瑒之束類公宋何物（曰段中 字先生批）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貳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
蓋必所食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狹匕視其
不足者而貳之但豆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
曉爾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
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
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
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
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
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
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
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
正蒙書語示蒙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
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該心著大字
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
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
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
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縮意其要在謹獨

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答陳與叔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留心制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矣復何言迷闇尚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人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顧瞽者之為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

答方若水壬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唯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嘗勝馳情令叔來承書復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為慰喜此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勸刻畫為媿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

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 進之

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喻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遇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旣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禀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匆匆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且承叙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夫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苟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

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録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怨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

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竇文卿

示諭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其祠見韓魏公祭式

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凡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

奉事莫太尊否 事恐當作祀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爲母期夫爲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爲妻服與古同而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爲妻大祥之日乃子爲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

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

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旣除期之後子尚爲母服其兄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號議參訂之

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仰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旣不世祭至後曰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爲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忽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爲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緝至有來

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日章徐是甫黃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容批示

答李公晦

墓銘前已爲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豈敢辭也子約之亡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爲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卽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鮮子曰（日字疑）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宜春之詬至今未知此近事之驗也

答李公晦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
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說詩近
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

答李敬子

承辱遠訪深以不及一見爲恨得所留書而
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嘉□□□□又重以爲
喜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
不可以偏廢彼已自一長便可遂恃以輕彼
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認未
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
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
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
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
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
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
則時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
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 履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
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
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
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
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
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
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
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
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
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
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
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尚須面論 紛紛之本作紛紛

答楊子順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
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
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
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殖之地
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
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

集義而言語脉通貫卽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卽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脉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指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喫緊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之學皆坐此爾又云但嫌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爲尤甚請更詳之也

答楊子順

所論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人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鍾鼓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雅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編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焉肝不酒漿割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猜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它

只夫子兼抑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此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刋訂耳

答楊子順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

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之即可見矣

答楊子順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李實之

祭禮略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如此則王制一段周禮事鬼神示之可及祭法本文皆可全載不必拆開矣祭法禘郊祖宗更須國語去取又鄭注恐不可用）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此名亦當但前篇之例依儀禮本又目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合祭統爲之通言上下祭先之事故又加內事二字以別後篇）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爲中霤郊社兩篇之義）

（其蜡祭等說亦附此）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大傳外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為之只此目中祭義（內外二篇）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完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横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行為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佳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放此

答吳仲[redacted]珽

熹疏鈍之資總角聞道終躬求之未有得也賢者誤聽以爲可與言者誨諭詳悉皆非熹所敢當也而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又幸數得從容聞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作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還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然閒靜一之中

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須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苟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帥可萬之幸

答吳斗南 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根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

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辦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

念怍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肯為此然意之愚不得不為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勉膺召用所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一本作答吳斗南）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乎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亦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

蔡季通謂乾之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

有不可行者矣
漢書刊誤固多書所未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
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
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出臆斷唯為原廟
渭北一條項見一書蘭渭之間有於字亦其明
證但今不記此出處偏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
之恐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
楚字本文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

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
本文之誤補這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一本納上其間尚多謬誤幸略為訂
之復以見喻尚可修改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春
倍膺多祉熹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
一日好況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
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
歸卧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

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
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為慰不知諸公相
知者為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
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
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遴取之乃無誤耳今
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
論然亦有一二類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
一一奉扣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項
見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又沈存
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目今范書印本

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
及也李孝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
趙孝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
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
入聖賢之域也裒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
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
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
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
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
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莫穫也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為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合便人督索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後作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智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為禱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廟一條為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經據如高祖以下通為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為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入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為昭南為穆乃是室中祫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蕭此說似難臆斷況信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嚳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煮之陋固不敢盡信況

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亦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有之尖葉方莖紫節正如洪慶善說若蘭草似此則決非今之蘭矣）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晼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著擘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荼恐是蓼屬（見詩注交篇）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菫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為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因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為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答輔漢卿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欵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輔漢卿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并所改書亦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歲絕無人來只所招上饒其人早晚講論耳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臘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援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猶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郭渚言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輔漢卿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寧游宰附與郎吏投之已子細寫與十弟更煩賢者同爲分付此事或禍福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此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子方爲看得一半其間亦有不足記者其小未備者已頗爲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論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只是禮書不能得成又以氣痞不可凭几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知一番朋友得失如何味道聞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況更向上事耶

答輔漢卿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自

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覿面相呈却決江河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答輔漢卿

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仲秉甚不易

遠来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 景明

承喩為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来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逃遁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為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為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苟意之動卒易布此不識以為然否然勿以語人又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 登

蹶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没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

豪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喩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

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豪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它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諸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戡覈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執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

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

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塡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界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意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

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脩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齪念過便只須略得儱侗影象不

只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以責之必悠當下學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為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為非者乃可見耳

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為為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為之功在我為切故又有以吾為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陳才卿

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

離析即卻教它捏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綮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紬繹也離析下一本無而字

答陳才卿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捧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

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從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它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

熹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久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

倘緣赴部何時可歸侍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吳公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

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此間所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亦以苦氣痞殊甚不能俯伏几案歲晚諸人或來即開正不免作數月功夫自聽對讀或可了也傳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出益孤高亦可歎然一書却煩達之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

軀應接比之日前煩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望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雖幸詳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看它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從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它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陳才卿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癃困益甚細讀來喻知亦有災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為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答陳才卿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還却光陰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可

答陳才卿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兒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諭及康節文字二兒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啟蒙所載為有發於易它則別是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答陳才卿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為亂憂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略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若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遂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

深可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

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功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討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扶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个會通處即它書亦不

難讀爾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閒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忘然疎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喜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柰何柰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 大猷

所喻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

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眞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即無由有進處也

大猷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徧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幷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

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閒恭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曰

用間以見光景不覺害陸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
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更濕無疑滯
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
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
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
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
相勸勉爲佳耳

答趙恭父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
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
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爲喪祭而發夫類此非爲人

愴悽非謂其終之當謹　遠之當追是
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已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
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易以忽　爲近及遠也
往往易以忘字（非謂喪元本作一字一本作非）
聖人之言爲衆人發非專爲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
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
更無倚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
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句非
熟閱以上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虛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說

作大看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
處
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未
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
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
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
爲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爲之說某竊
疑下克己復禮之云已斷爲學者說破却似

剩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
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故竊以
爲恐難合作一章詳集注意夫子行三軍必
與己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
同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害
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
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

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
在也況彼之粗暴吾又安能追而抑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
若如所解即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
之造作奇巧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云君子謂孔子云云下文蘇
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比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
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
更思之
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
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
也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詘不愉不
欲等語而發非獨爲敬孝之色一句也其下乃

泛運雜記孝事未必爲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
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泛存祭統先於
祭義亦無害也
鄕飮酒義謹按此篇自鄕飮酒之義而下先
儒以爲記鄕大夫飮賓于庠序之禮自鄕飮
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爲記黨正飮酒于庠序
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
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
以見賓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
齒之事但其竊疑儀禮所載鄕飮只是鄕大
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
於黨飮而記爲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
月行此飮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鄕飮酒
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
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傅益之耶淺陋
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幷擧之耳
燕義首載庶子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
諸侯燕禮之義爲篇首而置庶子官一節於

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其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生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惇史兩節亦然但說飲食處未知如何更詳考之所削去者亦須別收勿使漏失

其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實曲禮之正篇也餘皆否其篇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器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謂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內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少儀已編入本篇矣餘為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況然煩瀆師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愚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不敢肆其狂妄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且因篇首之言而附之耳若以為疑不知卻今如何區處幸批報也

答楊恭父

所論數條皆善然當實用其力乃見意味徒為說

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兼該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决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直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眞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晩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眞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眞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眞知也所謂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

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恭父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略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俗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君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複矣

君子之時中與索隱行怪兩章未是可更將章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羣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自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遠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句尤無著落須看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大學若從物格上看下去即不可不如此之意
其少更詳之

答趙詠道

寡求道不力衰晩無聞學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小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顧明者以是思之若已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蘊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今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趙致道 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趙致道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孼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

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

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猨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為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

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

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為性而儒者以主宰為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

畀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
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遂低一
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
而下者也然雖遂低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
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
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
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其眞妄云耳此其大
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
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
之謂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
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
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
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
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
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
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
意也

亦得之

答趙致道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叙
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
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遽
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
因已發而言兼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
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
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
惟一正是提綱挈領處此句乃言其効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云爲富貴所移也愚
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
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
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
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
此病又何以救之致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
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考異

答汪叔耕來書有上熹扣首啓前此人還奉書

草草深以未得面論爲恨專人至此荐辱

枉書獲聞新歲以來起居佳勝爲慰

必儀亦是無收附處 一無收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書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溢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泛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闈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

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爲兌數劵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爲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爲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

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旣成萬物也 本義云云 某竊謂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

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 南

往歲湖寺雖嘗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懿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獲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及况辱通具皆一紙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

寔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妄當世道術分裂上者、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為人大言相誑

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遂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及後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兄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不苟以續傳道之脈茲為

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它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 鈇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討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跧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

應舉覓官羨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求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恐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

屬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
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它求而
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
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
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
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猶是存
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
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之義本自分
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
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
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
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說及建閣藏書
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
恭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
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偃卧支離口
占布此知代期不遠它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
萃卿轉達代者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
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康

屛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
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
以浹合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
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
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顔伯奇[illegible]仲 [illegible]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
無所偏廢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
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 [illegible]

往歲辱訪於湖守自以佳篇爲贈讀之知所志
之不凡然恨去國怱怱未得從容罄所懷也茲
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意奇偉則所以知足下者
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illegible]講此事尚多
未契足下[illegible]已聞之[illegible]爲是則固無今
日之[illegible]以爲非則[illegible]語爲哉聖遠道
晦人心頗僻險詖[illegible]起不憚於誣天
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
健明[illegible]之仁雖然以勝私[illegible]爲己任者鮮不
感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

淇也足下試以然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燭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感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它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破

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兩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遂耳便能發晤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校

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始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爲可也

答王南卿

意方幸閑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強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其然須讀書公計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書古所未言佳右人蔡季通嘗論此事以書禮車制皆合公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書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舉辨荊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覺

時事若非荊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裹斂見其它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協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略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荊公敗事固多失然此一事知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鄉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頹昏塞愈甚恐不能堪一道之寄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恐遽欲起拜而鄙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

容拜受遂且宿留更須旬日可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與相過否所欲扣者千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即此會又未可知耳所段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哺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彼於我為外臣而反逋叛虜以為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為義舉彼於金虜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於彼不失為遠交近攻之計而外假存亡繼絕之名又足以使之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為義舉哉且哺斯囉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

不為過正不必以討其叛孫自解雖或金虜能立廝囉所立之後亦未足以愧我而為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荊公亦不記是誰說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為荊公之累恐此句亦未甚穩不知盛意是謂我累彼耶彼累我耶若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為立說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為安或云今以荊公為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妄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怪而并詳之幸幸甚甚陣

法印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濟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氈非哺廝囉之子乃盜廝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答王南鄉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右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答汪易直

示喻尊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往時忘記奉和後便章批示或已得先端明本言即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重人本意恐已得之矣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遇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

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心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

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略為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奉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思思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卻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存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答汪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切尤以為慰

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略更定數

句令謾錄去試深察之以爲何如也近思小本
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乾事不敬之罪也後來
此間書坊別刋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
仍削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別本旦夕求得續
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
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
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
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

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
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
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
喻偕復言之以爲誠僞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
待於警御之勞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彭子壽 以日不足一作不足日以

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
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
害固未易以入其胷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
事出於人事而所修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

不與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
事孫之說張洪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
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自得
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
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
鄙偶見如此而謾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
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
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
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
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

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
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
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
望報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北平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
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
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懇實以衰悴心目俱廢
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鄙
報觀其怨自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

何處豈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苟以尊喻之嚴遂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 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

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墻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編帙見役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須亟遂鋟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劉君房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

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胡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 三八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爲愧忽辱再示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爲慰詩卷

竊示於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竝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闚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

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與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既而承見語亦將有杜顧之一則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此迂闊于[illegible]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爲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

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昔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爲同異而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上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大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　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

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為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李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為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答曾無疑

示諭為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胷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

承喻令兄遷期於禫闋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禫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為僞耳豈有是理哉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此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臆斷也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來喻忠恕二說皆近之熹鄉來所論正謂如此

近復細觀乃有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見曲折所謂竊恐往鶩高遠者視之 云云 却不當如此頗慮終身行之自是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

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
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
次序節次可見今所疑者亦何嫌哉
揲蓍之法周禮頒於太卜之官討其法度必甚
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
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
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
意橫起計度也尚因揲蓍然亦猶是其類若以
木葉行算金錢當之則其去古益遠矣又如所
古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

重者單之積故爲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
爻既成而畫拆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
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
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疎解說欲以自見
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
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
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
日用之間更無立腳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

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
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
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
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
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
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
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
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
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
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

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
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
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今且以所疑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
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
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
它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
哉故某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
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
學論語反覆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

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
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
拘束强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
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
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也曆
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
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
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
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北宮黝似孟施
舍孟子本文無此語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

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答曾無疑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
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
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
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
其身乎

答曾擇之 祖道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
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
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
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曰事宜四者之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
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
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
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
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此說未然但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
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
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

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答曾擇之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
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己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
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爲語未瑩祖道再思之
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後語轉踈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
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以行之方見得箇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就天人上看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
二程先生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
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不是泛然儱侗

說話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
得好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
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
敬義既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

以集注為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
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
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
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
或者之說非是
卒哭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
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
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

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
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
不當葬也
答曾擇之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
得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
加功夫子細辨別而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
久之自然浹洽貫通精粗一致矣季章說致曲
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彼中朋
友看得文字疏略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覆體

驗而便輕以已意著字下語正使得其大意中
間亦不免有空闕處相接不著欲革此弊莫若
凡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
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答曾擇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
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
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
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
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

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
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
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
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不免隨於虛見其得
失自可見也季宏之來只是要求跋尾全然不
曾講學知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
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
不得不任其責者矣甚可嘆也因其告歸附此
為報熹衰病沈痼腹心之患已成尚思更與朋
友講論此事少革流弊以垂永久賢者無事更

能見過相發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來諭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
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已之意實
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
明者思之以為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
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
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
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
來纂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

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浼爾
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額未知所以充之者
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
不可轉動向後晴暖當試為之以奉寄也承有
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
所疑何幸如之未間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
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討論也子直詩
甚佳南谷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為題其後因書
幸以報之也

答廖周卿 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 訦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枉長書一通詞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

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爲文字語言名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唯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皇恐

答李誠之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

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者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 寓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敬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僻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其佳才鄉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 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善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之益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其更在勉力而已

答潘子善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爲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熹衰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惴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它恭父必能言之未間唯冀以時自愛眷集一一佳勝

諸疑問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答潘子善 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

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它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

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

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
不言悔吝何也
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
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
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
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
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
耶
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

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艱則吉傳以艱字爲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
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
是巳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
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
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
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
無壯而終止之理旣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

而後至於壯盛旣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
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
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
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
之爲夬夬之爲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
而衰耳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
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爲大亨而利於正之占
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爲四德在它卦亦不

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
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
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
者矣顧可以爲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
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
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
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所尊嚴之君長也
蹇初九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
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
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
王導爲言竊意當特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
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更乞指教
讀易當着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
立防禁則無潰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
批報

未詳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
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
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
能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
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
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
爲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
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
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
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
四則疑已有辭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
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
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
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
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
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
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

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卻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竊謂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若肆其嗜慾者則多夭喪是死生脩夭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

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門庭豈容各立耶有所未解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

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答潘子善

比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冷計還舍之久諸況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

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
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
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
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
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是有此四者心使不正可更拈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
已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為季
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
人不能無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為僧坊
塑象摧毀要脅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

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
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
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
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
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
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
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
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
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

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
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之哉
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說是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集傳以為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
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
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
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
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
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柳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
某竊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莫當云否尚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

是孔子自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甘食渴者甘飮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

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
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併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

攻之已不善也　更乞指教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旣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迹者旣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某於此有所未喩蓋盡忠以事君興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

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貨財有強奴悍僕却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爲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論殆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併乞教誨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當尤以爲喜更切加力

乃所望也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從爲嘵嘵也

答潘子善

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

作去聲讀爲是

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百姓爲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爲畿內之民是也

平秩南訛敬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

此是三篇之叙第一句說皐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皐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皐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

林說是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皐陶未知是否若以爲稱皐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爲何所俞耶恐此八字是皐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皐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皐陶之德謂字下別有皐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爲人之性行或以爲君之

行未知二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而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
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爲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
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
林氏以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所畏如蓮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以出內五言林氏以爲宮商角祉羽之言古注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
未詳當闕自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闕石和鈞竊謂皆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未知是否

孰是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不知是巳卜還是未卜
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誓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其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古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連上句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有終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

告之庸未知是否
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爲度竊謂只作虞人
說如何
作虞人爲是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
爲字當如何音
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
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

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
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
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
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
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
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旣生
魄恐是晦日旣者言其魄之所盡也以曆推
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箇先生尋常如何看
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竊求其致禱之
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處只自敘
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六
非詔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
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
誥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
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
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
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
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
之太深也某竊謂　河出圖洛出書易
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
說如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
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
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
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
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

各以其時之説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説只與古説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其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

若以諸家之説勉强解去亦説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説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某以爲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

次即穴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illegible]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某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下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

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大過上六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否

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

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象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

即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何耶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
所爲者 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云賾雜亂也訓
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賾字 與頤同義
只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非謂深也
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
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

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爲主於人
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謂蓍生滿百莖其
謂恐只與立卦生爻同義猶言立蓍而用之
耳
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論
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其恐勞字當作去聲讀
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辟雍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邊
是文王始爲之後遂以爲定制亦如皐門應
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也
見不得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爲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其嘗
推之恐只是此心常存不暇閑思慮惹起閑
煩惱耳未知是否
未是

春秋鼂師師某謂春秋爲聖人褒貶之書其
說舊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
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鼂師師
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
如是宜也或以爲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
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即
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爲此經也使史筆
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爲己任
惟官失其守而策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
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

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光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夫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爲善者安得而不勸爲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宜哉不知書費師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君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合如此書此須更有商量未遑則闕之可也

答潘子善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但一二字差）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癸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書載閏即四月[illegible]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此以湯誥考之）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惟豐刑爲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

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誤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爲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答潘子善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冊報去去歲君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疏淺更宜玩索

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倉積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答潘子善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之未知如此看得否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獒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恐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

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詞矣可試考之

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呂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謂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莫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
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士著也莫麗謂養之
陳教則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
說亦自平直莫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
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肆或訓勞習
愚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尚幸批誨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爾無以劍冒貢於非幾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
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
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
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
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
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
同所謂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
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
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
否
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
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
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
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
其圖幷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答潘子善

六月二十七日熹頓首久不聞問便中辱書具
審比日所履佳勝又知已遂親迎良以爲慰熹
衰病益侵本無足言最是氣痞不可伏几觀書
殊以爲撓耳近日作何工夫前此問目已嘗奉
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益然
亦皆不能久留也不知秋冬間能率諸同志一
來爲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
此草草餘唯以時自愛

答余舜孫範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
則氣定矣故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内有所慊也自省其内而無所病
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
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
本文而别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
先道德而後仁義之説也
此説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孟子自得以至逢原或
以二章次第相似範以爲不然大學知止而
下乃孟子欲其自得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
處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
隨事而言不可如此牽合此説猶爲粗可通耳
不耕獲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
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
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發之以解
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
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
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改之經文則傳與來
説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
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
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
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
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
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
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
謂无妄之禍也
艮六三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
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
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
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
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
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
天神地示人鬼獨用宫角徵羽而不及商或

曰祭尚柔又何以統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
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不可以次序
先後言然下管鼗鼓而鳥獸蹌蹌簫韶九成而
鳳凰儀又若有次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
其應如之耶但二字一作似
五聲蓋摠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
亦有說然此等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淺深
古注之說已詳然今亦未睹其實也
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
上皆無此者何也
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
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
精義君子反經勇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
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大凡禮樂
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功夫不可只如此章
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
於其近者爲佳耳章末一作草字之說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考異
溫公稽古錄攻守之勢異也下一作其竊以
爲守固不當如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
秦之兼并天下不當如禦人於國門之外
者豈使守之有道且不可況又非其道耶
然則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
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哉更乞指教
答潘子善欽明文思一作某竊謂思猶意思之
思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
從去聲讀則見其發於事業者莫不切中
情否煥然可觀彷彿如論語中倫中慮之
類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下一作不知已是曾卜
一番了還是未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
了禹更請枚卜故舜言其不必再卜之意
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知但人謀
既協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已
是無可疑者今不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
乞批誨

武成一篇言其魄之既足也 下一有 先生批
云此句非是
豐天地盈虛 豐下一有字 造化之迹 下一作
今既言天地而復言鬼神未知如何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下一作 本義 引龜策
傳蓍生滿百莖爲證其竊謂生字似只當
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
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
勞乎坎 下一作 據下文云萬物之所 歸也
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声讀未知
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 云云 一作 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註
云辟雍天子之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
子之學否還是文王始爲之及周有天下
遂以爲天子之學亦如皐門應門始立於
太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耶
又有一 附云 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
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非義理江有汜
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
註未知如何

本云 當補
某謂春秋爲聖人褒貶書 上一作 某讀春秋
至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處
畧窺見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僭易録呈
伏乞指教
洪範中 云云 竊以爲 下一作 此猶易中取象相
似但可以彷彿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
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於陰陽二端
而已雨寒陰也 云云
旅獒人不易物 下一作 惟德其物諸家皆讀
易如字某竊意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接
上文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之意謂人不
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也德其物者謂以
所賜之物爲德也至下文德盛不狎侮却
自是別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
往以惟德其物之德接下文德盛不狎侮
之德而不以接上 展親之意故以易
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
意某竊意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

是否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一作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幾字多訓危其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
幾冒貢于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爲之事
未知是否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
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
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
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所謂古尺（上一作）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

今家祭禮中主式長短闊狹不同不知此
二書開時皆曾經先生校過否
易傳文象云云三下（一無則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王）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

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令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録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録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令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曉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

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録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裹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

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問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即自可見也中庸游楊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遽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憒憒耳賢者數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强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脩王文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久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雙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

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時敬爲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爲誠之事初無節次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眞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
恐欠深潛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
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爲學者當知千
歲之遠六合之外爲學者所不必知死生鬼
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
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
於功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
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

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爲其心未必不
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
之德雖巧令未爲過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
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心迹於二而
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爲鮮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
牽皆以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
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
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
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
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
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
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
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
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
不同存心卽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
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
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
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絶句則直
仍論氣之體若剛字絶句則直是養氣矣二
者未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
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爲絶句至常
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爲私慾所誘氣之本體
覺廣大不可屈一爲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
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卽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

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爲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兩說未知如何

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說所告開發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爲不得恭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言也至觀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 此楊蘇之說皆非是蘇之失尤甚須痛與辨析方見功夫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

正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知聖一章句集大成也者以下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知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者恐為知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知之事也豈所謂知亦生而

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為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為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說正以知覺運動者為性今其徒之說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為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

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

蒐游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别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材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爲材也

性旣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爲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别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倂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敎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

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發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

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

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

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强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欲次閑中足得為學未為失計要之仕宦只合
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
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
却此可為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
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
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疑義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
復大抵似用意未精皷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
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
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

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若相從累年
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
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林德久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
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
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為慰耳引年告老昨以
鄉閭横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
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為世重輕而每煩當

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
佳此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
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
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
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
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
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
脫落無有查滓為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

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
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
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
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
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
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 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
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
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

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

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為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為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剸量安排布置而為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説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説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為

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某竊想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為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為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

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盖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揜焉者何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

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某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个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体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得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為重而告為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賜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為重潔身為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跡其後矣時耳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德爲況如何元聘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爲已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

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胷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眞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

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槩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啟鑰告之且爲它安下一箇爲仁底根脚根脚乎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又其

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腳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爲我有乎根腳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著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

德者乃是仁之眞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爲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腳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腳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説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説如眞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爲之説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隱蔽則或有以梏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旣蔽其性

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已上前時請問之語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爲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爲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

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爲刀也必能刺物也是器爲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爲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眞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以此

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禀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文所引水流爲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旣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旣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旣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

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淸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謙之竊以謂旣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溷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爲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禀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

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入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
音古註集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
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顧比死者一洒
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
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
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
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
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

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
今目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
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
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
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
之若依舊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
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
以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
見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
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
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
已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
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
思之意見得分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
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
語比類牽合而使爲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

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子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
不見本經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
曉處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
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可致思
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
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
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
體物使人兩句更須深體又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

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
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
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
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孚我答問一章所論
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今中庸意思
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
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横貫穿
無空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

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
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 卌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
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
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
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

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
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
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
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
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
否
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
之殊耳

故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爲己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
及程子說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
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
意以就之也

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已莫
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
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
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
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 引呂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爲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

如何便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其義理之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卻不容無分

而高不爭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
網其尾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為僧坊諒審考覈
以非誣政使寘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
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悉藏書之
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團距止於旬時蓋存
遷就逮數悪難從於末減猶聽者猶口誦以還
心銘敢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
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侯付公
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
匿指式敷顯號編警吳滌臣敢不深省昨非細

尋今是年齡晚晚雖然後効之無期肝膽輪囷
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難答生成

致仕謝表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遞到勑牒一
道伏奉聖旨宜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
謝恩訖者投閑置散方疑宿負之未償引户杖
年忽慶懸見之純被適符恍請遂沐殊私輯杖
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
生自審凡材每抱遺經而永歎人唯僻學雖逢
盛旦以何施乃誤遷擒過叨任使然計出藩而

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
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
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
言親切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
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
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氣稟
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
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
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

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似
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荅曰人
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
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
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
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
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生之前孟
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
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某
思慮所未到伏請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

生之說甚明而明道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識善日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閒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逸卷中矣明道先生亦此疑

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曾志言意別作一樣看可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為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為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

謂不得以天下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
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
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
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
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
横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

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
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
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
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
全然撂在一偪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
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
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
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
樂在其中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
似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

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顔子非樂簞瓢陋巷也
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
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
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
體遺用隳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
此議曾點若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
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
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
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
於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

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
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
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
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顔子曾點之所樂
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
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顔子所樂如此故夫子
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

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

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為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為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此中日乞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閙閙無復會通之時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桮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桮

棬也若杞柳可以為桮棬而桮棬不可以為杞柳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為善學若如所論徒為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慾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羅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為義

五行大槩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為同則同中

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侯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此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紼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撿看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

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士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汝諧中間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

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說尤爲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脉也

答曾光祖 興宗

知別後爲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勤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

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爲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爲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爲一繼此無官亦難遽

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用作主不妨廟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從主之大小爲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草草作此不暇它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爲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勤身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論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禰祖以別親疎守矣不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

日祭告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
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爲體以何爲用又
所謂典禮者無非天敘天秩之自然不知於
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
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
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其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
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己不能也其

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
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
爲仁是爲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
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
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
何畏之有與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
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
而不復畏矣
便歸實際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
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
未得安然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
復令人歎嘆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
失其正所謂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
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
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

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
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
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
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
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
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
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
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
洞徹無所不燭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

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
槩論以爲如是而知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
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
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
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
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
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甚健
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
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承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
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
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
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
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
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
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味
若騖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浮
誕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紫君書甚
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

蔽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
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
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
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
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黄兄歸奉報
喜以臺評累及鐫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
連及反屈重望令人愧傷今因其行草草附此
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
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
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
只依文義分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
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
之不妄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
有李籲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
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恠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
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

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虎淳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俛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曆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禮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卿

處者聞言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了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爲使欲進取指遜泰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

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非專指遜而言也第三論附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亦綽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段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指非史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

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爲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爲模效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

虛處可見疏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來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據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考異補遺

答林德久 伊川曰心具天德(德下一本有内字)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同下一本有一)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皆從心上用功(功下一本有一)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答嚴時亨 遠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問下一本有云)禮無大小未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處是亦禮之重(云答)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答曾光祖 仲尼絕四意有思也(下一本有一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諦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亡經向見其切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

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議
說太草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
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
胷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
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
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
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
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牓處雖亦未有大害

然亦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
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
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
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
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
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户決
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
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
離不詳者又太簡畧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
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
祐雜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
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眞實
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
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
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
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
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
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

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
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
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
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
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
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
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
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汩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

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為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懼而賢者乃以勸彭文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泛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辟密故物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

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厭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為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為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

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令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父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

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黙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盖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不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

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

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盖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注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即

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眞爲賢拳賢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喻所引孟子甚當（孟子云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論說亦可謂失心性之辨二）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句不子細）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性也）積習既久脫然貫通之謂也（盡心也）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察（知性也）而未知其體之一（盡心也）眞積力久而將有所得此即盡心知性之案（此段內注字係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責所未學不敢强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催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敎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敎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

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今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

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我家常住底則
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
說此也
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
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交其疑人物
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
都是春即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
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

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
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李通所論却是推說
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
何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
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
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則
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它聖人問頭不著只知

禪家敎學竪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昨蒙賜敎謂存
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存
於心而不忘也而直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
處看它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誨
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以
心存在仁禮上二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
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
在心裏也

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
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
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敎以爲陽善陰惡聖賢
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
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
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
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
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策考之只如

鳴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 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有得讀書耳

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

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闇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悱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內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身跡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國尚有標置王學既晦人物便不耐撿點資稟粹溫者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尚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脈未絕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尚足以把持事務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欲汲汲講究成已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學者今以乏則不得進拜函丈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

要識端涯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看諸儒之論以已見揣摩近不知其旨鄉閭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貢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

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旣卑安藜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

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生

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尚知自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冊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 埏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王晉輔

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横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答王晉輔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尤以爲慰訃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熹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辯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

與不若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知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參考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諭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

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口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

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邦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孝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始舍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存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

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　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王晉輔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浮湛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學之意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

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遍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為便也其他闕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況集注中又已有說甚明自可觀考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黃門亦云然非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它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揚歷之久更事為多必有見處後生況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便議前輩之失非所以致敬於達尊也程斜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渠元不曾寄來却是身後爲人在廣州鋟版方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做此話欄沒了期也然世間識者亦少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踐履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遠居獨孚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巽伯亦未有人來書寄婺女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慇慇歲月日益晚莫良以為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為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春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當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illegible]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illegible]有大小皆

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塊魄之說蓋詳悉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諭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答杜仁仲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承惠書喜聞比日所履佳勝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當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原缺

答杜仁仲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

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而見招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户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況愛雖非初學之

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 瑨

承書喻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鶩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當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

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履孫

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其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為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其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其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

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

不踐迹一章集注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其謂質美故不為惡未學故不能知古人以行者而踐之惟其不踐跡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來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吳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

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識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執處難忘者恐生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為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討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為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為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

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謂田獵祭祀侵伐疾病即實是田獵祭祀侵伐疾病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穿鑿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尋常欣審比日所獲往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省記當時如何說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效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為慰矣比想冬溫所獲往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為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曾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一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卻許多勞擾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楹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

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
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
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姑然
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
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
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
有益今得擇之後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
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

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
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illegible]
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
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
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散論
見無職事可掌使但具員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
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 煇
所說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
喻及吳掾亦聞其人相處有何議論邪隆興江

法曾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
但溺佛好穿鑿耳令弟今在何處前得其書未
能別答所論須子細的甚善但難如此泛論須
子細就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
幸以此意語之也
答李晦叔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
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
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
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

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
說也江掾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
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
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
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
害事要今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
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
可更詳之閭丘曹多學禪說唐人談論可識扣

之可檢看也江法掾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
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
爲大不便耳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
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煇竊謂凡配
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
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
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
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

今家祭禮中亦有此段但恐彼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煇
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
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
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
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
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
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
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也更詳之
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
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
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
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
未有得於心也
答李晦叔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
則無異義但虛心游意兼存而並觀之久當自

見其實固並行而不悖也程子不得於言之說
恐記者之誤不必深疑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
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
理也
答李晦叔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
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
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
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

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
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
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
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
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
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
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

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
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
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閒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
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
此著意安排也
先生頃者次對實以侍講之故除此與伊川
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
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
素不曾陳乞封叔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

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爲伊川出
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
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并
辭恩數　二不知如何
此事不敢自分疏後世須自有公論也
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
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
義合
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祭畢獻壽雖言
叔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

也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著服而不解
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
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
月或矣
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
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
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
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答李晦叔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黄寺丞云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煇嘗推之云云

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煇竊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

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

賦猶俗語云分付均敷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煇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身脩身功夫次第由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詳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答李晦叔

煇曩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煇因思之未

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守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煇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守已是多了煇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

生批誨之意正是為己有者說若心不能逝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為如何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煇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

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illegible]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熹嘗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熹嘗疑之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熹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陧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問缺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人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宋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

已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擧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旣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値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擗集則未免有磊志醜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 文辭事苟能玩而樂之尙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一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余國秀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旣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可見然形化旣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飮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淸濁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心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猩鸚鵡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此有當然之理以至爲衆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已時是心存不由已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其有認氣爲心之病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

竊謂人性本具衆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

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秉而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知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

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有聞云云 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其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爲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偏而不中則强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聖賢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體察情之動處

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爲格物之先竊謂學者欲從事於學必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爲不然則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已身心上推去到

物上都有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只要如此包說也

答李敬子 燔 余國秀 宋傑 一本無余國秀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强將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澆灌之頗覺得力然終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効遲速也後段放此

燔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

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繼聞克己
之語便知請問其目繼聞四勿之語便承當
去雖是箕質絕人亦必是素於博文約禮上
用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
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
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
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下
廢夫在外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

始有契夫內之理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
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事
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
勿之省之亦由內耍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
也
燔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
以復其性其間條目却自多端
自做功夫看即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燔謂敬齋箴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
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嚴之不

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燔祖妣有弁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
遂申州以請于朝續准報許後見范蜀公亦
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
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
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
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
必以爲悔也朋友之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

可使人從已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
衆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
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
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
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
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
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園

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
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
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
爲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
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
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

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
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彊甲兵當倣寓兵之
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
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
法然使便用明道貢舉之論伊川看詳之制
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
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始

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
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
自然不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差謬只緣未能致知但
據偏見直情徑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
求通於聖人則其所至豈小小哉又嘗求二
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於心緣其就
根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其
所執亦淺狹故久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揞定也

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龔姓
者戴死無子只一女舅氏爲之服三年喪且
合葬祖塋祠之家廟舅氏之舅氏遷戴氏葬
之它所改外祖合葬外　祖母之側除戴
氏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享
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爲然續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
可見又思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
殺而其人不死者耳移之於此似非其倫矣若

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邪夫死而嫁固爲失
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之制
禮以處其子而毋不得與其祭焉其因之亦明
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
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
作一狀子刺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
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

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教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從行約束即
不妨若指名告示衆衆毆擊則非所宜矣

燔竊謂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
後方去新民隨所及所值而爲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

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爲善如堯舜文王之爲聖湯武之爲征伐周
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伊尹之爲志顏子之

爲學又謂至善在己則爲天命之性在事則
爲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爲脩道之教此聖
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到
得極處皆只一般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開說

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
實之謂得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充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是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獨志定則此
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
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
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
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昔
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
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

此喫得之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處則并極其所以然

知是閑時知得處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燔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閑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燔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弼以謂知止者非萬理

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但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然後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 云云 燔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燔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少自己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説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盖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

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

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

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八章亦然

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鑑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㬢近於家間屢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寡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何

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放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

㬢謂喜怒憂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爲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爲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雜於氣稟而爲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爲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㬢居常好善惡惡處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因以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貴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

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康叔臨淵以為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為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已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燔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於定而所見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有之中

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無不盡燔謂詣其極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燔謂不

待勢法迫驅而自不能已無所為而樂於為之者真知者也然知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漫得其真非一知即能洞徹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朱僩讀書遇曉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朱僩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已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燔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為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近見一書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熘謂鬼雖為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它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熘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

諸父異宮非可以備昏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辨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熘嘗以為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為失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熘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為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凊之法者通看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六十二卷考異補遺

答張元德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該無不貫（下本作一）故以為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物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得有下落矣荊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并嚳以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橫渠先生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下一本有）煇舊嘗拜書請問先生（下無字有）本答後來拜領批誨云云諸侯之禮不同（下有）伏詳先生批誨已自極合人情然橫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疑祔祭之義為未安適與橫渠所論暗合煇竊疑橫渠云云只合從先生（下無答有）所說萬一從橫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卻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六十三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泳）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周舜弼云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云云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信既以審諸己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者以為坐穴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葬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為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為心既擇地之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

葬其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窰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爭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胎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

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嘗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壟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以為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爲之辭致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爲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菴某時一展省且未知可否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先生横渠先生喪紀皆曰喪二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反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靈座（此是儀禮注）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既祔自當遷主于

廟若似主于靈坐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復方貝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又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爲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爾（儀禮朔月奠下室注大斂之後則可時祭爲如此則朔奠然祭復亦以不廢未知是否）某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可以練時權宜行之否幷乞剖教

祔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illegible]以遷廟則於
戴記以爲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
又似可疑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徹去几
筵亦有未便記得横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
便寄去

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
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
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遣不知處此當如
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illegible]不可廢所謂

禮從宜者此也

居喪月朔殷奠爲可[illegible]
舉行

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illegible]
[illegible]經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illegible]
爲新行之可也

居喪貧窘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存遇時節
時終覺勉強不知如何

思觀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乃
豈可別作道理計較而必其哀之至耶

某居喪讀禮欲妄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
如書儀送終禮之綱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
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
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

有餘力則爲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即且先其
功夫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
禮參酌爲冠絰衰裳腰絰絞帶按禮衰麻合
用生麻布今之麻布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

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緦異不知
於禮合別造生布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爲
之先生於此批云若能別造生布則別造可也

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
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
害也廖廣字西仲大治縣人有喪服制度

又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今省尺
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狹舜
散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生
以爲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若且只以人

身爲疑其乃遵用又因讀禮見鄭氏注苴絰
大絰之下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
約之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
當時特取沙隨尺法者何意謂得沙隨尺法此古尺只長六

註

尺據溫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
所据即此本也
又按三禮圖所畫苴絰之制作繩一圈而圍
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繩之文不同疑與先
儒所言環絰相似不論其制又質之周丈云

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頂前繞向後結之或
以一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甚適
遵用然竟未能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文
西仲名庚所畫圖乃似不亂麻之本末紐而
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
左末屈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然
竟未知適從不知當如何
未盡曉所說然恐廖說近之家禮說每得之若相去不遠可面扣
也
又按三禮圖絰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

武周丈云就武上綴帶子四條某竊疑用繩
者似爲宜但未知既用繩則齊衰以下武既
用布繫絰亦當用布否
此項不記今未暇撿可自詳看注疏
又周丈以苴絰著冠武稍近上處廖文以爲
繫冠於絰上絰在冠之武下二說不同未知
孰是
絰當在武之外
又按喪服大傳苴絰大搹五分去一以爲帶
書儀因論五分去一以爲腰絰然考喪服經

文只言苴絰鄭注謂在首腰皆曰絰如此則
以絞帶獨小五分之一而首絰腰絰皆大搹
惟士喪有腰絰小焉之文鄭注乃謂五分去
一不知當以此爲據否然喪服所以總二絰
而兼言之覺無分別伏乞指誨
此如道服之橫欄但綴處稍高耳儀禮衰服用
布有尺寸衣只到帶處此半幅乃綴於其下以
按之廖說是也
某向借到周丈舊所錄喪禮內拙云先生說
衰服之領不比尋常衫領用邪帛盤旋爲之

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此見黃丈寺丞乃云常以此稟問先生報云如承局衫領者乃近制杜撰非古制只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

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只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欄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欄衫而其領則如承局之所服耳黃寺丞說近是但未詳細耳

又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爲兩處左右相沓此一邊之衽也更用布三尺五寸如前爲之即兩邊全矣及觀廖丈圖說則惟衰服後式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爲兩衽分爲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聲君圖合但恐不足以掩裳之兩際如何（先生批云觀分然兩旁便足以掩裳之兩旁矣）以丈尺計之恐合如廖說可更詳之廖圖煩畫一本并其注釋全文録示

又按書儀要絰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使不脫周丈云以小帶綴衰服上以繫絰繼弦廖丈之說謂以二小繩牢綴於要絰相交處以紐繫腰絰象大帶之紐約用組也三說言繫要絰不同不知孰是

廖說與温公之說同似亦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又按儀禮絰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即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指須別有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爲定（先生批云此等小節且以意定而除考之可也）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先生批非是）然絞帶以爲束要絰以爲禮則絰在上矣未委然否

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之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注疏言之甚詳何不熟考而遠遠來問耶女子之服古禮不可考今且依書儀之說可也

答胡伯量

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

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寢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

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疑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疏說

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

踰月爲是

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

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爲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

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爲據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樂律有高下之差也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恭之高祖亦當祧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中月而禫

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儀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說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

答李繼善 孝述

前此雖未識面然尋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答李繼善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悉

答李繼善

中間恭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故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李繼善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爲毋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

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爲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爲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有僭偪之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即它日或爲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若如左傳杜氏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又未有所見不知如何

周禮卒哭而祔其說甚詳殷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之時猶必有證驗故善殷今則難遽復矣況祔與遷自是兩事謂既祔則無主在寢者似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

檀弓既祔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

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

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别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眛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

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真有所歸宿耳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屢觀欣羨之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顛嚴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辦此否爾

與晏亞夫淵

奉别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别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别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别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

亦以連年疾病今歲若勝然然祇是日衰自是無復
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廢亦時有朋友往
來講習僞學汙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
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榷之曲折因其歸
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與姜亞夫

一别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
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
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
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

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
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
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
行附此奉問别後爲學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可
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某醫書必能自言
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
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對各安健前此
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
愛以慰千里想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郭子從叔雲

復男子稱名然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恐非
甫字爲可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曰某甫
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季爲别今以諸
侯之薨復云甫者乃生時少者之美稱而非
所宜也

此等所記異詞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
大夫以下皆稱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頴
達說據儀禮賈公彦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
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
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銘旌

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温
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爲疑也

重

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温公之說亦自合
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礼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
屬之衣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
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怪而不以爲禮也
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即且從

俗亦稱大帶
大帶申束衣韋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者
服無所佩既有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
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
帶以束衣若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
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
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
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

是上世無官者也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
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
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
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為文故徐潤云又
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
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尚濶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礼為正
孤哀子
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

且從之亦無害
並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
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
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為如何也
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輒增
損也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
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
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
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
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
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
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
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
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
後乎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
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緫以趨喪恐亦有
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
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

遡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矣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

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為信默惟鄭氏獨以為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往音知主反似是從手

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喻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勝攷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主當遷於影堂而祔與母之主同在寢邪

遷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儀禮父在為母

盧履冰儀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父服未闋那得為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

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

四而嫁亦未為晚也

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祔皆是二棺共為一槨特離合之有異

二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眾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器

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伊川葬說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爲兩列亦須北首故葬圖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隨其東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獨空焉是則伊川之所謂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當南向則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

此兩節不曉所問之意恐是錯看了請更詳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廟中祫祭之位於此論之尤不相關

實葬

壙中實築宜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謂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在穴則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無內外之別

按昏禮良席在東北上此是卧席之位無內外之別也

其祖已葬係西首其後將族葬則不可得而北首則祖塋不可復遷而昭穆易位

未見後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說亦不可曉

祔

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未詳也但三年之後遷主于廟須更有禮頃嘗論之今幷錄去○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有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答云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太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又答王晉輔云示喩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

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
是告祖父以將遷于廟告新死者以將入此廟
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
（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
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
（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
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
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卒哭

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獻
子加於人一等矣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爲
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爲拘

獻子之哀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
未然也

影堂序位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
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
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
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
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
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
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
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
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
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
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
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

恐當如此

今有人爲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
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
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
知如何

如此亦善

答郭子從

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昕親迎用昏若
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
迎歸如何

只得如此

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

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鄉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不知如何

不是古人必三日廟見謂必宜其家中夫婦已定意思然後可以廟見成禮之明日便當見舅姑畢方往見於女氏之父母婦至男家未敢便廟見故壻往女氏亦未敢見其父母及其家廟親戚也緊要只是温公與伊川禮男至女家温公本爲是女至男家伊川底爲是古人親迎必乘焉

答葉仁父

他喩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喩及皆未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喩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葉仁父

示喩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即可見矣但古人當時所傳恐或未眞今別畫一樣去可更參考如不同即當以此爲定也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匣 兩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今祭禮中 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

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無經見但以意究如此可更與知禮者議之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今皆見印本中但品味之每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齋享一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

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與王元石

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爵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答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答孫敬甫

未及識面猥辱惠書知雅志之不凡甚以爲慰所喻何君近亦得書尚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爲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君

後謂誰何旣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

及之而程子之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爲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銳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

示未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剌者固已陷人於邪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在昭武不復候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答孫敬甫

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

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遇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淵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

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於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習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間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

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處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

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此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

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伯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闕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論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

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喻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旨是信

至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諸當無許多安排也所
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
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
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所論聽訟之說則
其善向亦嘗有此意而未及言蓋每不能無媿
於此如所云南康田訟之類是已然此事今亦
不記不知當時曲折如何恐或别有說也易傳
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亦衰老不能復有所
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
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僞

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敬甫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
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
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
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
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
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辯論而忽已
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録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
之便自可見也又論誠意一節極爲精密但如

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
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眞
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
思衣以自温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强苟且
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爲人
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
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
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以

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
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
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
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
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
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
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
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只以思索議
論爲功而已也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畧有脩改
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但難得便或只

寄輔漢卿令其轉達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脩
身謹行經當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
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
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
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
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也又如所論銷破
供帳之類果是好士大夫決不如此亦不待問
而明但恐亦有蹤跡不以爲事而失照管者則
不可知今亦不當便以此責人但自家所處不
當如此耳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
爲之服緦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
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
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
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
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
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往者亦往不得
其成聚落有舍宅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
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
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
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
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
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
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
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
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
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
也小詞前輩亦有爲之者顧其詞義如何若出
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答孫仁甫 自修

未見顏色荷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
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
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隳此切至之
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
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
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隳也大抵天之生物
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
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
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
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
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

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
學其亦誤矣道之隱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
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
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
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
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
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
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
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
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
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
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
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
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
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
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

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
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
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嘗得其報否不知其說
云何後便略報及也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
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
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
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
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

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蹉
錯於庭户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
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
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
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
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爲荆舒以
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
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余正甫

受弔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素服受之殯宮但辭门
適當虜內問安之日遂即其處吉服受之不知
何故如此又聞頭骨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
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
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貴於後
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
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
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

章疏以此詆之私竊以爲敬仲之說固未得爲
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
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
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
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
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
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
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
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
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

如何也今許來喻欲以襴幞居喪而易皂衫爲
襌固足以爲復古之漸然襴幞本非喪服而羔
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
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
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
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
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
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
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
年如此綿蕝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麤

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襯乃爲合禮

姨舅

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
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爲而獨輕也來
喻以爲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爲媵者恐亦未
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況媵之數亦有
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
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
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
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曉

難以強通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攻易固
爲審重然後王有作因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
未爲過也

嫂叔

若如來喻則嫂叔之服有二吊服加麻一也兄
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
兄弟同居者乃爲小功以下即不知此降一等
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禮文皆有未明
不知何者爲是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也

魏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
𠁅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
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
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其加衆子
婦之小功與兄弟之子婦同爲大功按儀禮曰
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爲大功而重於
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𢪛而
眞婦之親踈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
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
𥳑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終

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
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
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
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禀見識不
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
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

大夫之妾

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
人者爲父及兄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
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

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
無疑矣

爲夫之姊妹長殤

兄弟姊妹不可偏舉恐是如此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
漢志注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
不足爲據史記稱祫祭皆云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南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說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
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

方爲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
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不便也

南首

按士喪禮斂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爲北首耳非溫公創爲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爲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此面

者乎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然孟子古注亦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增字從心而注訓增爲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憎字又似解增字爲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迸四惡

迸屛通用本喻得之舊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記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禮記則以篇名別之記之可附經者則附于經不可附者則自仍舊以補經文之缺亦有已附於經而又不欲移動舊文者則兩見之不知此例如何

答余正甫

其所謂禮經闕略不無待於後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來諭以爲若遂增損恐啓輕廢禮經之弊

熹昨來之意但謂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耳（如子爲父下便合附以嫡孫爲祖後及諸侯父有廢疾之類）其有未安則亦且當論其所疑別爲一書以俟制作之君子非謂今日便欲筆削其書也（如姨舅嫡婦庶婦兄弟子之婦之服之類古經固未安魏公之論亦有得失）然遂以爲慮啓廢經之漸而不敢措一詞於其間則亦非通論矣

居喪朝服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皆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治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喪服外親母黨妻黨之親者只有一重不見有旁推者

熹昨以前者所喩以從母爲姨母之爲姪娣而隨母來嫁者故引禮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蓋以疑前喩之不然非謂從母之夫當有服也今來喩乃如此益非所疑之意矣幸更詳之

昨來所喩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者今又見喩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伉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期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

但升嫡婦為朞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為大
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
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為倒置人倫而不
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熹
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來喻
又如此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之
作傳者曰子夏雖未知其真然以今日視之
相去二千載孰愈傳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
耳
熹之初意但恐鄭說為是耳非欲直廢傳文也

然便謂去古近者必是而遠者必非則恐亦不
得為通論矣
神座尚右
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為帳坐
之禮為證況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
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
南方為上鄭氏既以上為席端則考坐在席端
妣坐在席末於禮為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
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南尚

必謂乃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
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
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為然若
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答余正甫
亡狀黜削乃分之宜唯是重貽朋友羞辱殊不
自安耳禮書後來區別章句附以傳記頗有條
理王朝數篇亦頗該備只喪祭兩門已令黃壻
携去依例編纂次第非久寄來首尾便略具矣
但其間微細尚有漏落傳寫訛舛未能盡正更

須費少功夫而附入疏義一事用力尤多亦一
面料理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為之度須年歲間
方得斷手也不知老兄所續脩者又作如何規
模異時得寄示參合考校早成定本為佳若彼
此用功已多不可偏廢即各為一書相輔而行
亦不相妨也
答余正甫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歎仰不能已前此思
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
有少倒置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不居書首之類然亦其勢如此

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一二小疑處恐所取太雜其間蓋有偽書如孔叢子之類又如國語家語雖非偽書然其詞繁冗反爲正書之累又如不附周禮如說田此政等目若不取周禮而雜取何休等說恐無綱領是乃名尊周禮而實賊之設使價致劍事篇亦恐在後而非其存此篇大子看處更告詳之又如不附注疏異義如稱孫爲祖之類云欲以俟學者以三禮反更此則何用更編此書作其觀關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夫節目當試思之其他與小俟草出成務讀未聽此二大節却見先定將來剪貼費力又是一書功夫也所喻買書以備剪貼恐亦不濟事蓋嘗試爲之大小高下既不齊等不免又寫一番不如只就正本鐵

記起止直授筆吏寫成之爲快也又脩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經注疏可每段空紙一行以備剪貼只以公案指摠成卷逐卷各以紙索穿其腰背吏院修書例如此單其便於改易也此其大略也始者唯患未有人可分付如來書所喻二人者其一初不相熟其一恐亦未免顧慮道學之累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爲承當此是大奇特事豈非天相此書之窮而欲大振發之乎今以此書託渠奉寄然渠亦只歲杪當代從人不可不早遣彼也此間有詹元善大卿舊爲周禮學今亦甚留意

見禮目之書甚嘆伏極欲一見而私居無力不能致甚以爲恨也但渠亦好國語等書嘗竊以爲唯周禮爲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諺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

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爲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國弃也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語等及賈子篇之類假託不貞如孔叢子之類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外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或今寫淨本時此等可疑者便與別編却依正篇次序排次使足相照亦自省力更在雅意裁決也大學中庸等補不必寫注疏其他有度數者

不可無也此間今頁整頓得數篇今雖多不入類然曲禮玉藻保傅等學禮一條最有功所釐析亦頗詳細又小正月令校得頗詳（小正恐須如此寫方見經傳分明不可以其非古而合之也）教法及他篇恐亦或有可取者今并附往（凡未是者皆是此法最不善故前有揩疊作者之說）又呂芸閣書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并往恐亦可備采擇（呂書甚精潘趙互有得失）又儀禮之記零卷恐可暫時粘綴今亦附去（別各有目）零卷已無用餘者用畢可附來也其他所須文字建翁必能為轉借如有闕者却告示喻當悉力為辦去若前書所要剪貼諸書必欲得之亦可致也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呂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為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名為中呂宮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為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此蕤賓二字當作應鍾恐是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徵律在徵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鍾部第一律生黃鍾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為宮生黃鍾部包育為祉包育生林鍾部謙待為商謙待生大簇部未知為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為角然則當十徵者正依行宮也十徵以依行為應故姑洗律在徵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鍾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能皦以下至七徵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編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鍾右旋歷應無南夷林蕤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宮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為子律也今曰琴之角聲

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
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爲應鍾耶抑
遂爲包育也復爲應鍾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
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
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
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
呂爲宮又自用內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
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蔟之形晉爲宮乃
夷汙爲祉依行爲商包育爲羽謙待爲角則是
依行未嘗爲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

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
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
後段中宮調說中更望垂教
來教云古黃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
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
下其角聲於大弦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
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弦十一徽調
之而應其弦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弦十
徽調之而應其弦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

說直以第一弦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
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
鍾爲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
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
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
以中呂爲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
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
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

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弦以爲正角
則其餘弦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
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
既謂之黃鍾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
望指喻
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鍾正調緊第三弦之散
聲而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
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
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

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强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弦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弦黄清以爲祉四弦林鍾爲商七弦太清爲羽五弦南呂爲角（皆應於十徽其以聲也自爲祉羽宮商如故）其上兩弦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爲應（宮應祉商應羽徵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祉羽而反

以正宮正商爲祉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顚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黄鍾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可

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何弦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

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作二圖名以具琴之形體徵弦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泛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版則爲白字）

十徽十一徽

舊按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思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

於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聲為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第其六弦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祉與散祉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弦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頗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已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入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考異補遺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 一本作 治喪不用浮屠法而老母之意必欲用之違之則咈親意順之則非禮不知當如何處

李敬子說居喪 一本作 舊見親舊家居喪多略於內外之限其間頗多犯禮李丈云如不得已殯勿於堂上只於廳上帷次夾截勿令相通庶稍可杜絕此弊某聞此言後自先人捐棄遂用李丈誡諸孤寢處柩旁無故不入中門似覺稍免混雜後以質之周丈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之吾人稍知義理者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某竊疑周丈之言未審不知果當何從

士虞禮上 竊按士虞禮云云

橫渠先生喪紀上作又皆是須三年而附向來

不暇深考只謂禮疑從重始有循俗繼考
溫公書儀雖是卒哭云云 此是儀禮注中語下一作
揆之人情却似可行然以為不忍一日未有
所歸云云
者復主于靈坐庶幾人子得盡其朝夕哀奉
之意則又以不須先設祭以為祔之之名
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竊觀麻沙所印先生
文集中有答陸教授書大槩云吉凶之禮
其變有漸先王制禮蓋本人情卒哭而祔
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
事死之禮事之也竊意文集所說固是深
察乎仁人孝子之情然禮記言祔亦別有
指又且儀禮始虞之下云云 如此下一作
則几筵雖在朝夕哭之外全然無事又祭以
先王制禮為言者但以朝夕哭為猶有事
生之意別有所據云云

按儀禮居喪不弔一作本某自執喪之後營墳
以凡幹皆不敢出直至葬後方以謝人雖
知士喪服有成服拜賓之文然以銘旌下

敢循用不知緩出可否又既出之後親舊
有喪事在鄉俗常禮必須往弔且往送喪
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
即是執事在禮亦有所妨據鄉俗不特往
弔送葬凡親舊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凶
事送遺固已悖禮吉禮尤覺不安不知處
此二事當如何

居喪月朔殷奠一作本某居父喪時遇月朔先
行殷奠次入影堂薦新雖於常事頗能不
廢第先後之序似乎紊亂又既奠之餘哀
情未盡便薦獻疑未為安李丈云莫若先
薦新而後朔奠然亦覺不安遇冬至歲節
雖知禮有喪不祭之文然未敢輕廢影堂
之祀但行禮之際稍從簡略周丈云既居
重喪何服如此不知居重喪者歲時常祀
合與不合舉行殷奠薦新可與不可並舉
伏乞裁誨

居喪貧窘多事一作本居父母之喪既[illegible]之後
哀思不能云云

某居喪讀禮一作本某自居喪以來於哭泣之

餘家事之隙與諸弟日讀喪禮今妄意擬
隨所看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
目而更加詳焉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
和儀畧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固知
僭越妄易不應爲此然區區哀誠止欲與
弟輩盡心考禮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得
其始成服時下一作以若述中無所考據鄉俗之制用麁布作網約及三牙冠爲
爲腰絰纏束裹不安遂用三禮圖云云送終禮下本有一麻沙所印心
声答所畫格式兼具之周又參酌爲冠絰衰裳
腰絰絞帶粗已了辦第其閒尚多有未安
敢以就正按禮衰麻合皆用生麻布云云之
纓異下一作不知畢得當礼時合當別造生布爲之或只
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云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鞏仲至 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
可量別後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子役
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
爲喜比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
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熹衰病益甚最苦拘
攣不能信詘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
此不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
所敬禮也昌父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
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鞏仲至

掌丞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漸暄幕府優游
起處佳福足以爲慰熹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
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
人無況耳告老之章必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
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
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善
言之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

事之美而來書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
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柩幾不免幸
而獲全却不知其厝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
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
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舉
甑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
棄而不可得此須别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
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
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横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
秘但謂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

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
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
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
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
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
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還日幸望錄寄
千萬之望

貴眷郎娘一一佳裕兒輩累問感感昌父昨日
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甚
王幹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

爲轉達書中竭渠一二事幸爲和其可否以語直
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承告之辱獲審比
日春和幕府多餘射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
得以快讀推挹精切歎服深矣舉數之句得其全
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
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
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
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
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

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究
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
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
其責也留徐方脫因祠彭曾幾墮[illegible]世途艱險
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遞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況[illegible]念勤矣又知
小姪劉親皆以乘念之故得以䝱食益深感
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
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
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記

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
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
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
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
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别有岐路可施
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
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
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
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
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

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
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
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
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擬詩之
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
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
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
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
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吾益厚
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

藝數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
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
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
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
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
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
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
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
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
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

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
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
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
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
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
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
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
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
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

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淳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

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識察不謹狼狽至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

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怪者況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雖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

矣

答鞏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況足以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痾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賤跡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耳修並蓋猶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覃字再見虞書

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偶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

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木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頀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荆公唐

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文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實爲湖山以就閑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

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爲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遣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款幸甚

答鞏仲至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著幕府優游起居超勝

良以為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
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登寒門而濯
清風也訒文更完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
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枝天津橋上
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
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
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
之所由可不咨哉景迂誌文謾令録示亦幸渠
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
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

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强人意也黃巖老
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刋
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
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為
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其
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
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
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
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録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為
王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今選詩中

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
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
云從來無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摹
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為如何也
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欲冬間訪吿還浙千
萬迂繹為數日之留當得款晤以盡所欲言者

答鞏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篋角中
而詩卷乃似有折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
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為

之料理幸為印一本來只用粗紙亦得就冊塗
改附回改正易為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
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歎息但其間亦
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略其
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仇刪去如箚奏條畫誅
范瓊討苗傅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
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
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
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

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熹又上

答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審祠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年無它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兩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為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為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為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幸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答鞏仲至

前蔡君歸奉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閩本就校即刊脩覆校尤易為力日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與乃其容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識御

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刋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姊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為報也

答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未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匆匆附遞不暇它及未由承晤千萬自愛

答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似成剩語若欲破蘇公茶圃之說則語又太略兼亦本不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為土貢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為大而茶次之似非事

寶文亭運之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説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語勢似未安姑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宮公碑中趙濟能措之類也熹上呈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欲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部併領嘉惠尤増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

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誠諂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寧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來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訃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從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浙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書諭作官

則誠不若聚徒之爲[illegible]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illegible]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疼痛有甚於前矣放翁得近書甚健讀知之著書考誤無别本當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己已遭投削耳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温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

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恨恨耳適聞漕司行下發諸舉子會租米[illegible]實錄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宰勸規畫爲之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廣何忍一旦遽欲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待留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昌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illegible]之而初不以白也川縣得之宜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饑饉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illegible]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又否乃此一縣所有不多

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捷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援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為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貽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摏管候

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為便也蓋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亟緣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為首及早收拾蒸娃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印晦夫相見）名大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莫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切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

亟作此扎任尉附便或發遣以行匆匆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鞏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冬溫莫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為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戶不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

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鄖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柔者坐以啓賀胡澹庵謫安遠寧而死周益公尚議其人因為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為扣其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鄖者尤可歎也前書所論廩粟事不知已為料理否切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言也

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書
板樣頗佳歲久討或漫滅然雕校亦不至精不
知能為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
知能作此即幸報及待為略看過結緣也近讀
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浪
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答鞏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
欲作書而不暇著對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
幸視至

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束
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傳皆所不
禁也耶可發一笑

答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
比日冬寒尊候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
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為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
哉示諭米事已悉其入前日亦錄得縣中所被
倅廳公文■看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倅尋
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

日之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為佳不可更待報
矣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物罷收還乃為上策幸
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
欲遽罷即俟還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
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答鞏仲至

前日遞中答書具審比日冀祥優游所履佳福
良以為慰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
嘗為所苦然見人用刀割毒藥攻之者或至反
為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

湯薰洗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壹是弱氣病遇
寒益甚此兩日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
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
亦不足怪也楚詞板既漫滅雖修得亦不濟
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惟其可以就加雕校
者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
示當為參訂改定尚宜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
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一卷亦甚有功
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叢老之兄尚未
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

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其文悽意弱太作爲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尚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乆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嘗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林與興叶之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與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多用眞音也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它時經由得盡觀以見顧使攜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不止此間門前般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比以爲撓今錄其事之本文去年試爲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爲幸但以兩幅紙爲之此間却自可添裱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本邑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旣異今製而龜狀逼眞雖稍破折然猶有生意也幸爲尋一木工巧於雕鐫者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爲望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爲第一流近聞復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舊有之未必服藥之誤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乆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穉軒憐之爲之呼醫治療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之無力可周䘏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答鞏仲至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為新歲之慶適中忽
辱惠問獲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無適足慰馳
情熹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
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
詞脩未了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
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
官差人賫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
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今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
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爲一
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只欲別爲一卷附

之書後不必攙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
諷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爲
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且久稍暇一面
修寫寄呈彼中不知已曾下手未亦望隨得已
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卽此中本更不須
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
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
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
難以一時所見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
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錄去或

可并移書去　也畫寄許觀甚幸儻得附
名尤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令草草爲之市工
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當輒爲之賛今謾錄去
幸勿示人也余君之作尤能否便中并望早寄
及也石林胡僧頌亦見之蓋葉公自有鑒賞其
所使臨摹者必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
漸低此等人物亦日少一日爲可嘆耳龜趺
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吴生
玄武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者之甲五應五
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

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然九方皐之相馬又
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須未之見世間此等遺落
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又不得書欲往從覓
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蹤跡累其升騰未敢啓
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於前二
公矣滎陽始亦甚超超令汪李路百計脅之乃
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爲拯接
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爲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
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使
却告尊介爲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

編禮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趁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禱悟老聞欲爲志其墓果爾亦甚幸也

答鞏仲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陰人也所拔韓元長等皆爲英彥出爲朗陵侯相在所流化荀淑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陰人也朗陵侯相元方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季方陳諶字季方亦寔子也皆有高名著述爲世所宗長文陳羣字長文出號三君）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曰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即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侍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

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迎客七龍扶侍朗陵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即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膝前事有不備耳凡此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更考後漢處士冠服數之

答鞏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獲佳福棐師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携以見示此間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携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闕略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詳所寄大紙不甚相遠

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太丘心頗疑之今得
所示却差稱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閩中
人不好事書筆幾絶爲可歎耳禮書半藁略可
寫淨且夕舍且鄉處仍就使聽借筆吏數人抄
過一本壬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
俟彼中寫了却寄省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
字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
者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
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亦得以書贊之喜甚
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

復縷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易簡

盡得孝弟便是仁 云云

立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所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
然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
富貴不歆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
一向優人抑巳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
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顔氏家訓六事
豈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推此則始教之始

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
過全在不能去一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
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
在一別字上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
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
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

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
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
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遊
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
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氣習巳慣

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載內則三十有室遂友視志
男女之教温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
耳不必如此細碎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馬援之言自可爲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
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
爲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 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
時所問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
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論看文
字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說精熟久之自隨淺
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
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
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
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
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
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
之所爲學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
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

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
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
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
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
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
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
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
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
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

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鉤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

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幷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薦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它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之大不惟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

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辦此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答趙尉學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剡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熹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

又不敢辭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寅緣請得一觀儻辱開許只託石滁州附上虞潘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彼應時有使來也適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病倦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爲門户自愛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宣熹再拜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若成海州實有才德之人衆謂官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奏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累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及已爲學異時才

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錯鈔兄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答任行甫

壓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册灌溉勿令斷絶爲佳彌爾潛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抄取一本亦佳也

答任行甫

前書所論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知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之類乃爲佳爾況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犯此二戒尤爲不便即不若託以病或別作故以力辭之之爲愈也況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爲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扣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爲慮偶有此便謾附此不暇他及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弟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凡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教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羸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傅之

嘗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略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答呂紹先

示喩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敦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呂紹先

承喩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堅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潘立之

所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

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椟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與權

伏家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欣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

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與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跧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葵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

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蓋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

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殫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上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顧剛

衰娟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

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胸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複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導清官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姚揀 一云答龐穉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林貿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熹已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范叔應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捨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警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學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又所論顔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顔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以爲心能感性則又可疑之大者熹嘗謂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諭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

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為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倅

昨辱枉書為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躐難聳疑輻湊於胷中僕懼其徒為此擾攘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為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熹請得以所聞為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

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江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

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

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

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

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

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

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旣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顔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於今言之甚易而若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一日比巳丁大十書云題答或人 云其間是答制公吳

昨來所示疑義大無便可奉報今幷納還鄙說或恐未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貫也往䟽程張家

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答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蓋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即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既見得分明又復辨此是要決功夫淺深之辨本非學之急務也

答或人

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卜條者之得失略可見矣

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闢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為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先生以公卿稱謚如云王文正公無謚稱爵如云王荊公無爵稱官如云范太史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橫浦之類今人稱郡如名如東萊呂恭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章惇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躐等之

病亦不當引以爲證也

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疏有道

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

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慤實而有味也

務於天行止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蒙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爲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唯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愼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敎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愼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敎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正四語爲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

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井田肉刑相類皆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 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爲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致矣是量力之事伊川元城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乃爲知止之事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溫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爲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

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内外俱

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或人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且是要識此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似太高遠反不的當也更撿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就取看有疑處却諭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為險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為說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紬繹令意味浹洽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艱踔奇險也

答或人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欲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功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

閤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
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
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
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
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
近思錄本為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
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
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
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

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
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
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
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
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
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
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

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
難後獲意亦類此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
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
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
多比並較量思前筭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
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
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邊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
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

似未得其語意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
差不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
閒或值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
可以為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而氣則雜揉不
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
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
何病乎
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狥俗之人今曰云
云非其義也又云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為

實曾用力之人與它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它人所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衒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所論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胷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答或人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

只此擇省務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喜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知此智者能如此耳非事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志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